



梅山集  
九

書

三七

~ 16  
2373  
10





和  
號 2873  
卷 28-10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書

答姜文老

周欽○戊午

祖主孫之冠禮則告祠堂當云某之子某之子某  
既無無賓之冠禮則戒宿等節惡可不舉醮而字之  
次第件事是豈可已而得已禮賓拜謝卽冠禮結殺  
處尤不可闕

答姜文老

戊辰二月

尊叔父常期奄迫以加人一等之孝計應有自寬不  
得者念之嚶塞今座下非病之病極矣闕膺臆之養



乏餅饗之蓄雖無怨歎何以爲生欲爲之計而茫然  
不知所畫也然既知其爲常則應不移其植以至所  
守也座下氣質之美行義之篤歷選并世鮮與倫比  
以故嘗願其聞道而成德爲吾黨之光矣區區此心  
夙夜耿耿而不能以時周急任其凍餒莫克專致於  
講學將焉用此友生哉慚愧亾極然不願座下之逐  
貧送窮但願讀書聲若金石以終不改其樂也惟憂  
向痊未十九瀉清二枚牛黃謹茲覓呈幸備決明之  
資焉禮疑奉對錄在別幅幸夏教之節哀盡禮  
座下愍本宗之絕嗣痛靈座之中撤願奉几筵以終

三年至愛所發令人悲感所謂終三年者非加服也  
期而除猶不廢上食以至再期用報劬勞之恩其情  
切憾以故引春翁說用備申情之道非謂其必可行  
也若謂非禮而勿之則守經也情雖無窮分則有限  
終不如暮而撤之之爲得經之正耳

尊叔父神主期而入祔又無禫事則尊叔母改題不  
必待再期也第喪中無廢時祭之義則不可以喪畢  
而別行吉祭當待時祭改題合禩以祔食之如不行  
時享因朔參告由行之亦宜也第婦忌祝當曰

夫兄某昭告于亡弟婦某封某氏歲序遷易忌日



復至不勝感愴茲以云云可也

答姜文老 乙亥二月

卽今公私俱赤丞民不粒惟有啖松一路而已嶺人剝松皮採葛根以爲命而不費力亦不可得得之甚易而可以救荒者卽松葉耳家親爲造松葉末分給饑氓俾做而行之庶幾承受而有賴矣 肅廟朝值歲大無畏齋李公請頒行茲法于八路三洲居華嶽山中亦服此物以爲勝喫菜至謂聚得十餘斗菽和一石松葉以療飢豈不勝三旬九食穀乎甚歎此政之不克行先輩於此豈苟然哉爲座下今日計莫如

得此物爲半月糧可能圖之否松自有禁菽亦難得恐亦未易辦是爲慮耳

與姜文老 戊寅陽月

卽日巾寫止于何處氣度莫無恒常否衝冒萬里風沙之苦而以蹈腥羶之異域者得無以目之局而思欲大之歟旣息大其目當息大其心大其心者自在於聞見之外幸從不剃頭儒者遊因著審敵篇以復之尋常分張固友有贖况越疆之行隔歲之別詎可無一言半辭以送乎序文謹茲寫呈靡敢自擬於仁者之贈也并此札覽卽戢之不可逾鴨水一步耳清



心二九伴呈非曰奉贐聊愛其名用作交勉之資莫  
視以杜摯之一丸藥如何如何座下平生讀一部論  
語從事于忠信篤敬之地其於行蠻貊何有哉是則  
無容奉勗而每誦許滄海詩世外有山吾已隱人間  
無帝子誰朝等句爲之屢唏計應均茲悰緒也

答姜文老 壬午臘月

冬候舒慘不常在旅動止神扶貞重香岳振衣令人  
神韻鼓聳茲山峯巒欠峭拔洞壑亦窄陋無可與楓  
岳爭雄而但龍虎控包金碧焜耀是爲瓌觀且上院  
三瀑金法二菴縹緲奇奧可居楓岳上品云信符宿

聞而所題品亦復如何藥山東臺頻頻登眺否懸想  
雪山滿目遼野縱橫竦劍悲歌有不盡之感引大白  
痛滌曾中之礪礪否恨不披錦囊展雲章用資臥遊  
也承喻若厥初之生擴善端之發爲革舊從新之圖  
即可見霜降水涸意候自真爛然天理充滿腔裏爲  
之贊歎座下天資近道讀書亦富日用常行自然寡  
過每一攀晤若消鄙吝是則歷數并世鮮與擬倫特  
以窮餓攸迫罔克自守致有此到底羞辱之歎每誦  
大化驅人西復東之句惻惻動心苟使座下有郭外  
十畝則亦應自樂簞瓢以存其身豈乖了夙尚乃至



斯極哉然座下塗轍已窮溝壑在卽而既不能自食則惟有依人爲生已矣拂衣歌鋏豈不快活而向後事益茫然恐不容不長慮也太上以義處命其次以義安命班掾所云神先入而定命命隨行而消息者亦此意也凡人生處順境易過處逆境難過居難如易乃見君子之所養是爲高明願之者也

答姜文老

丙戌四月

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今茲婢子之殤旣出瘞矣自出瘞至忌辰爲四日則中間爲日已滿備要前一日齋戒要訣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之限恐無不可祭

之義也無患乎不潔又不害禮意不停恐宜俗所謂生三死七其說無稽非禮家之所與知耳

答姜文老

丁亥臘月

易課不住鑽研否易苦難讀而亦非不可讀者如高明爲專門之學者應透十重之玄關默契四聖之心法願聞其取有所從推有所用底真詮妙諦焉費直以彖象傳釋經總附於卦爻辭之後鄭玄王弼宗之分附卦爻辭之下增入文言始如彖曰象曰文言曰用別於經晦翁所謂爲諸儒所亂者是耳晦翁又曰鼂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爲經



二卷傳十卷以復孔子之舊云而今者見行大全不用朱呂所更正者而仍費王之舊者何哉程子則卽其舊而述傳朱子則因其新而著義永樂編輯時本乎程傳故靡所區別乎或云上下繫卽子思子之作也以所引子曰二字而知其非出於孔聖手筆且雖非上下繫亦充十翼之數故也不識盛解如何

答朴季立

命壁○丙子元月

俯索龍門史一弓謹茲送納幸領至焉他他聖廟之側肅肅饗堂之上當讀經傳子書亦焉用馬遷書爲哉馬遷進游俠而退儒學至以爲博而寡要勞而無

功雖有激於孫弘輩而云爾亦可謂儒門之罪人也論六家則捨儒而取道述殖貨則先利而後義傳任俠而證聖作姦來喻發馬遷真贖殆無餘蘊令人伎矣蓋不知儒術故處儒者於六家之一固已寡識而窳然自居以夫子刪述亦見其不自量也卽其文章冠冕千古而惜未聞君子之大道故種種醜差皆從此出益信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耳朱先生嘗以蘇子由所云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謂切中馬遷之失誠哉言乎來教說馬遷之害而謂有甚於子瞻云者可謂無復改評矣



答朴季立 己卯八月

承喻間拜吳丈于鍾巖言足聽聞揚挖性命剖析心  
實果如來教而莫無柄鑿之不入乎用能回稊稗之  
胃知菽粟之味真若盛示則何幸何幸朱先生嘗云  
平心虛氣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  
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愚亦謂座下胷中去  
得一箇韓南塘然後可以公聽并觀看理義真切  
竊恐先入爲主他說入不得也

若爲子行則當爲繼子而以其孫行也不可以爲嗣  
故謂之侍養侍養二字不見于禮似因養母之文而

從而爲名吾東之俗稱也三歲以前收養卽同己子  
雖載 國典許服三年然此以遺棄子及同宗異姓  
親無服者而言耳若有服之親則當服本服服盡後  
爲之心喪用報鞠育之恩曷可捨本服而服收養之  
服以自趨於薄哉昔韓文公以被養於兄嫂爲服加  
等橫渠譏之曰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  
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無母不養於嫂更  
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加等則待已無恩者  
可不服乎斯言也得禮之正也爲再從祖收養者亦  
當服以本服總總盡後申心喪三年而今也則不然



至於舉哀而被髮題主以顯考則昭穆失序名義不正不直爲非禮之禮也白居易以姪孫爲後而未聞爲後者服斬苟其然者悖禮大矣近世老稼齋金公爲族祖侍養而祇尸厥祀而已今其人覺其非而反之正則事係大倫畧刻難淹卽日當告由改題旁題則不何待節祀乎其人初非出繼則曷可不父其父耶戶籍云云不須論也又是其父之長子則當奉禰廟爲其侍養祖當立別廟祭止其身恐得改題時告由錄在下方覽而取捨焉

維歲次云云族從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族從祖

父某官府君顯族從祖母某封某氏收養小子恩參生育居喪尸祀敢云報德至若顯考顯妣題主昭穆失序大悖禮經不得不及速改正今方以養祖父養祖母改題屬稱以侍養孫非敢處薄所以歸厚伏惟尊靈降監焉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與朴季立

丙戌七月

松京士人全生最信少而厄於窮窶不克讀書四十後始發憤向學其志力專篤未見其比好讀小學要作終身家計出入江門已多年所有服勤至死之願當與漢門之任保異世而同歸者也今因農歇又作



負笈之行不有真誠曷能乃爾嘉歎罔喻此人雅服高名而願學焉今將遂其志之所欲矣必以格言至論誘掖激厲俾補其炳燭程度爲望以其少而失學文義訓詁之間尙多未分曉者爲之諭教毋或憚勞如何作成人物自有一段苦衷惟願與諸賢偕底大道幸諒此意母親疎遠近壹是以至誠相與共趨至善之域申望申望

答金凡秀

周教○辛卯八月

承示呻餘了得一部紫陽史是何等勤苦而反以功課倚閣爲悶倚閣而皆若是則我願世人之皆倚閣

也包天括地皆儒者所範圍而經禮史三者爲其器仗特治之有緩急先後之別耳朱先生固有以主張史記時變之學譏東萊兄弟而亦嘗云史亦不可不看蓋經者史之尺度斷例史者經之應驗事爲經爲體而史爲用經爲理而史爲事體用一原理事一致經經緯史不可偏廢然有得於經者看史方可別是非苟非然者易流於功利至有以呂政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孔子者是皆欠本領沒見識而然耳賢者素日爛讀羣經庶幾先立其大餘力讀史功不可闕當求世道時象升降汗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設以身



處體究得正則是爲格致之要若記事蹟證同異而止則卽一書肆雖多亦何爲哉綱目繼春秋而作義例專主正統是非定天理明三綱五常由此而立撐拄乾坤賴有是耳但是書成於晦翁晚年未盡梳櫛往往多遺憾讀綱目者亦不可不知也卽其治忽興替善惡得失處如有見得者必筆之於書如史論則識解進文辭長幸亟圖之

上丁 國忌之避不避退翁亦謂無所考據愚亦不敢質言而如正朝寒食端陽秋夕冬至等節日公私并薦而未嘗以行於上而廢於下則禫祫卜日之偶

值廟享者豈云僭乎

答金凡秀

乙未閏月

承看武備誌是書也卽茅元儀之爲防建虜而作者也愚亦嘗略緝繙閱而三才萬象靡不包羅非直爲武備而已爲清人所忌諱板毀不傳惜哉哀侍之盡了全部仰認其熟腔所發何至爲越樽俎而視庖乎儒者固當專意於經禮而亦宜傍通此等文獻盪心胷而廣知識也勿論爲書之醇駁緊漫信能體貼身心看則何往非勸懲哉况如是書之爲經濟文字乎或恐其向外走作殿以寒泉之編用作救病之劑此



意良好未知期月溫習洞究義理精微否是爲有宋之一經學者當以小學爲始近思爲終始終條理端的在茲惟哀侍勗哉

答金凡秀

乙巳臘望

五旬嚴凝張而不弛直是平生所創經窮山獨夜益成藏六活計間已易月愛諗仕度貞吉衝發發行體體莫無告愆否木天核書即賢者職分之所當爲大學衍義句讀亦已整頓得定否陽亢宗好學家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至無所不通而賢者爲官于龍圖鳳閣將閱盡天下

圖書計應鉤引貫穿仰取俯拾如吞雲夢而探淵海恨不與聞多少名理也因之有奉聞者反身窮理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循外誇多者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空二者政相反故朱先生以爲爲己爲人之分不可不察幸體斯義雖記誦博識而常誠其玩物喪志必研窮理義而馴致乎盡心知性毋招書肆之譏如何如何聖賢道理只在身心身心之外無第二物反求之外無第二事所以要知其約也劬書皆有其要約知其約而守之方爲實得勉旃勉



旃

答李僉使

觀植○辛未九月

地窮天盡頭逢迎洛陽人斯已奇矣而既蒙見顧重以珍饋此意良厚窮旅易感日力所驅不以永夕而一區永嘉臺長在我心中非臺之爲美也荐荷先施存及別後動息彌令人銜戢間來令僕勝常惟憂日臻佳域否秋闈南維海晏天清有睥睨登城緩帶舒嘯之趣否見城門石面鑄南徽咽喉西門鎖鑰八大字非他之謂以人而然也狡酋變詐百出固所可虞而自有龍韜虎略礮礮於令公曾中應之而有裕金

壘關上可能斲息如雷耶直弼始擬歷見倭館矣館酋以接慰官事啓釁萊伯丈不欲其相干俾由設門只見其上墓者其言爲得故果直造多城矣斯事何與令公而謂有所未妥耶雖自道無心而吾必謂之有心也竊觀令公與人款曲靡所不至以若規度施諸綢繆之政洵可以折衝而禦侮度寬九重南顧之憂也然胡羯多難古來爲患安不忌危前哲攸戒壯我謀猷固我扁鑄有事則可以副急無事則可以經遠是所望于令公也令公世世爲將應以忘身殉國爲家傳密付何待迂儒之言而有所加勉哉曾遊



西湖見上下亭榭咸用一恩字爲名尊王考圖報  
國恩底苦心可見於此矣以先志爲志則幾矣惟令  
公欽念哉

答徐參奉

重瑞○甲午六月

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  
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然爲譽髦者口誦聖  
賢之訓而身陷聲利之場滔滔是一往不返如是者  
坐志不立耳志不立則無本道何從而生哉昔夏侯  
勝謂弟子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  
拾地芥授經而教以進取者卽是弓冶之學箕裘何

與於聞道哉士趨不端惟知有科宦不知有學問是  
爲末路之所通患而關西居尤幸明善利之辨亟施  
廓清之功俾知內外賓主之別而有所樹立是所望  
于高明也

答林學卿

孝憲○丙子二月

科舉之爲術也惟眩鬻是事安有守身而自沽者乎  
亦安有女先于男而自爲婚媾者乎縱使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已非十分道理况滔滔是詭遇者流乎壞  
心之事非一而應舉者爲甚故曰伎倆愈精心術愈  
壞有伎倆者固已如許而無伎倆者尤肆放僻壞之



又壞至於措其性亡其身哀哉以座下才雋行馴而  
已做小成斯已足矣亦可休矣何必得其大者然後  
乃可耶况真有大於此者乎世衰道微俗學多歧天  
理不明人欲易迷幸益勵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  
則何遠之不可屆哉區區所期望于左右者上焉而  
花潭下焉而蘿山寧容以一科第了之哉

答林學卿

卽承宦情自薄衝冒暑雨望望然歸者固已拔俗千  
丈而繼自今年閉戶讀幾卷書求古人學優從仕  
之道言足聽聞不勝欽服沈隱侯一文士也尙云早

知富貴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况不爲隱侯者乎世趨  
靡靡見利而不見義知進而不知退苟求其故職由  
不讀書耳讀書則學進學進則識進若是者方可以  
識去就之分故朱先生嘗云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爲  
利祿所動至辭仕學相優則曰仕與學理同而事異  
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今之  
人罔盡在我之實茫然赤地之上惟以貪位冒祿榮  
身肥家爲能事世道之交喪殆以此也足下今茲之  
行其有戒於此乎莫無乃一時意思耶苟非然者不  
直爲足下一身計也大率人必於大原本上看得透



自然心曾開豁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區區祿  
仕之淹速曷足以累吾靈臺哉亟取四子心近諸書  
作爲日用家計會極歸極于語類大全終身鑽研則  
自有受用不盡者惟足下勗哉

答林學卿

教化風俗四字不講久矣禮義廉恥自士大夫犯之  
讀書者荒於業而不檢於行下民亦惰於業而習於  
奸風聲習氣日就汙下殆非一朝夕之所能反者而  
可牧之地苟能存心於作新則精神之所聳動自然  
火燃泉達比之家喻戶誦豈不勝耶一郵雖小亦足

施教惟高明圖之湖南古稱多節義之士今則風氣  
衰颯人物不作杜門守身崇經書勵行義者寥寥乎  
無聞所謂儒冠不過課文賦詩爲制科之羔鴈而已  
卽其中亦應有嚶嚶慕古之志者與之從遊否座下  
亦宜益自淬勵卓然以第一義自居爲一路之準焉  
得魚者忘筌仕宦者奪志易然之勢也座下豈爲是  
哉

安隱峯尚氣節好名義固南州豪傑之士也但於知  
言名理恐欠喫緊工夫且賦性太剛嫉惡太過故尙  
論人物往往失中其論治隱事乃其一也治隱見麗



社之垂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述詩見志自分以餓  
死首陽而牧隱亦許之以冥鳩不直受禪碑中無姓  
名而已逮 聖朝開運被 召而至京上書于 兩  
朝者不如其已而終焉以不事二姓矢言而遂志高  
麗五百獨先生之句真實錄也若以辛朝一句語爲  
不仕恭讓之證而聲罪云爾則下文所謂女無二夫  
臣無二君乞放歸田里者又何爲而發也其所云不  
事二姓非指恭讓卽指 本朝則粗通文理者亦可  
以領會而擬倫於莽大夫者恐非常情之所出豈謂  
隱峯乃爲斯言耶當己巳庚午之間致仕不出可謂

之爲辛乎者市南之云當爲不易之論也養竹種高  
麗之田採菊祭伯夷之靈至今村婦感化而不貳其  
操清風峻節竦動千古詎容雌黃於其間哉大率論  
事當舉大體論人當觀大節若瑣瑣摺摺步步吹覓  
世豈復有完人哉是爲論篤者之所宜兢兢也

不賀之禮載滄其吉想何等嘉悅但胤郎尙不及成  
童而遽然冠娶無已太早乎古禮二十而冠三十而  
娶雖不能行當遵家禮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可冠十  
六以上皆可成昏而今也則以蚤爲貴不識父母之  
道而有生育之事血氣未定而傷於情欲教化不明



而民多夭折殆以此也每讀王子陽疏令人竦神豈以吾學卿教子以義方而亦爲是乎曷不以涑水翁必俟既長議昏者取法乎

答林學卿 辛卯六月

承方移榻于花潭院齋爲夏秋計是何等奇緣師心自得妙悟天機可能學斯翁真詮否斯翁工夫專在一思字度幾息之思之鬼神其通之者而不由其門枉用心力其亦不幸而不出於石潭之後而不見正也斯翁亦自云不得賢師枉費工夫學者不可效某工夫斯言真敘實也入頭處卽數學而亦能從數推

理其間康節之風者歟亦恨康節之不出於程朱之後也聖人言理而不言數從理推氣者理爲之主從數推理者易陷於主氣主氣數者多向傍歧走了是爲憫也斯翁云就其所當然之中可見所以然之理又言理之錯綜處在數上分曉推斯義則亦非主數而客理者然往往有認理爲氣之病不善學則易差故曰寧學退溪之依樣不必效花潭之自得也亟諦斯義知所以裁之哉

座下旣釋褐又掌教一方矣計應存心愛物不從一身一家子孫饗保起見蓋人必有與天下相痼癘之



情然後討己自全之私可以洗剔超拔雖閉戶自守未始不見其浩浩落落橫絕四海也斯爲大心衆生非踰閑以爲高亦非躡步以求合者也座下姑無所施措准作成譽髦是爲職分之所當爲莫以瓜期之邇而或忽槐市之化勉終如始圖惟永遠不勝厚望也

答尹明直

光漢 ○ 癸亥二月

家禮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卽禮之晨省也旣夜丈夫唱喏婦女道安置而退卽禮之昏定也唱喏揖時聲則晨昏祇行揖禮可

推而知此是常侍無拜之義也故父母喪朝夕哭而不拜練後則瞻謁而已獨慎齋金先生義起行晨昏拜雖就寢亦拜沙翁以父兄臥則不拜爲教而慎齋終不廢愚嘗從之後準家禮不拜矣近聞漢門子弟晨昏祇行揖禮云遠法朱子近遵漢湖則恐不迷於適從而亦可以得禮之正未知如何

答尹明直

頰詢講禮之法愚何知而敢揚扞乎哉然嘗謂周公著儀禮孔門諸子述禮記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故儀禮有冠禮昏禮而禮記有冠儀昏儀讀禮之士當先



儀禮而後禮記周禮亦周公所著而有周一王之制如皇明之大明會典本朝之大典通編雖列於三禮而治之當在後也三禮既了當繼以經傳通解暨勉齋續解信齋圖說而當以家禮爲重開元時禮及杜氏通典溫公書儀瓊山儀節可以參看而家禮本書儀儀節出家禮喪禮備要又宗家禮而兼採諸家說卽吾東禮家之三尺也從源而下固可矣而既不可得則從流而上亦一道也先將家禮備要講明服行而儀節兼治亦何妨耶外祖父母本服小功此載儀禮而開元及家禮皇朝禮國制只從儀禮而

已來教謂服制圖爲外祖父母大功未知誰所擬也幸示之有甚大膽人移易儀禮乃爾耶決不可遵也曾見武盟制禮外祖父母服大功僭汰之罪有不可容誅有誰捨元聖而取兇賊耶

卓夫人卽劉少傅子羽繼室而珥之母也朱子十四歲奉母從劉屏山子翬於崇安五夫里少傅屏山之兄而珥爲屏山後者也朱子師服屏山而於少傅一事之故曰受恩深厚也盖自幼升堂而拜故有書卽古道也古之人於其師妻之喪有爲祭文者以生時升堂而拜故也本朝卞春亭爲文祭鳳陽夫人李



師善妻亦爲栗谷心喪蓋卞李卽園隱栗谷之門人也  
也  
兄弟之子猶子然非已出也惟人繼絕惟天屬之人  
君代天理物故必告君而後與天屬同雖取兄弟之  
子爲子不告不爲子矣此大義也不可不嚴

與尹明直

丙子八月

庇身無所棲屑不遑之狀如在目中不勝傷念掀卧  
房露地睡方是真正大英雄人頃晤時說與斯義可  
能體認否幸從戰兢臨履中做將出來用副晦翁苦  
心至望至望昔明儒胡九韶家甚貧每日晡焚香謝

天一日清福其妻笑曰齋粥三廚何名清福胡曰幸  
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又幸榻無病人  
屋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斯言甚得安貧之義而如座  
下者亦闕齋粥恐無清福之可誇也魏莊渠有訓大  
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  
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响沫我得無爲賤  
丈夫乎此可以見固窮之節故爲一誦之用作安素  
之真詮焉

子有長衆之名而題主則統稱亡子不分冢介然至  
若妾子則當加庶字以別之苟非然者相混於嫡妻



所生之支子故也禮者所以章嫌明微何可任其滾  
同乎

貳本之嫌在所當嚴而所生之恩亦非可斷故所後  
家靡所追榮則移 贈於本生是爲 國典推斯義  
也資竊者代加施諸本生弟姪恐不害理也程太中  
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諸父子孫猶當乃爾况弟  
姪乎事係推恩不宜以別嫌爲拘也

師喪禮無廢祭之文既是五服之外則雖成服前恐  
當準禮而攝行恐宜成服後則時祭但不受胙矣

答白聖益

慶曆○甲子元月

關西一區江山秀美人物彬郁實是吾東之冀州自  
在夏周之時執玉於塗山比河於涇水地雷九井之  
制人傳八條之教以啓 本朝之文明實非諸路之  
所可及而其秀者亦不過記誦雕篆以發身耳蓋其  
風聲習氣日就汗下雖有稍自好者鮮能自拔於窠  
臼矧其大於此者乎如金公台佐者真所謂不待文  
王而作而鮮于遯菴出於其門倡明正學蔚然爲關  
西夫子西土之人始知有性理之說繼而作者井田  
康公是已井翁以豪傑之資及大賢之門勇往直前  
竊探力索濟以經濟之才可以範世而善俗及其再



登刻章也吾先師近齋先生教直弼曰此公今八十將向用其姜太公之倫乎惜也位不稱德俾其富有之業不少概見於世惟有寂寥篇什存焉耳亦足以傳示今後用作不朽之圖而無人表章束之巾衍其將供蠹魚之食而已乎何其生不遇死不傳一至此哉在當者何損焉顧不爲後人之責耶環箕封數千里豈曰無人但知德者希耳苟求其人非高明伊誰幸倡率同志通諭一路貧富大小各出財以穀以錢以楮以材隨其力所到重刊遯菴全書次刊井田遺編廣布一世塗人耳目以爲風勵之資焉莫曰山分

東西各有程邑雖十室亦有忠信豈無聞風而興者乎惟高明圖之

答白聖益

丙子陽月

俯示尊伯氏鳧湖處士家狀一通盥手奉讀不翅屢回有以見挺身效命成仁取義之實真所謂忠烈秋霜精貫白日激清風于萬古勵薄俗于當世者也欽仰贊歎未易一二言也至若贈參判韓公遺事讀之未半悲不自勝以久要不忘平生之好也與尊伯氏矢節成雙當與之同傳而尊伯氏則比韓公尤加難焉不霑寸祿不識君面特以義氣自奮至百死而靡



悔耳然本之則存終身讀書明君臣父子之倫臨亂一死卽是講學中出來非一時意思卒乍取辦者也昔人有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詎不信哉故嘗自云若尊伯氏未宜斷以一節之士者也孝實天經忠爲令德是爲百行之先而尊伯氏兼之此愚所以雖爲之執鞭而所忻慕者耳爲之立傳日夕所願而曷敢爲備例之讓哉擬取并時立懂諸人如鄭公著父子及韓公浩運林公之煥許公沆諸公景或金公大宅同著列傳而伯氏則立傳之外別爲狀文以狀德行未知如何未欲以一善了得故耳諸公死義事實可

能爲我一示及否千萬恭好之至

答白聖益

辛巳復月

卽辱手札仍審愛日視篆動止貞重贊賀罔喻歲功告凶卽諸路通患而兩西孔甚云每一念至食便不美至若救急良劑高明腔裏自有一圓壽民丹亦何須於人哉所謂良劑亦惟曰誠而已一誠所立百度俱貞雖形格勢禁到底戛戛彼至愚而神者其所感通捷於影響何患其不濟哉從古救荒之政有兩說太上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備豫儲畜而今皆不能然則祇當蠲除賑貸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懂



憧於其終已矣每誦晦翁踏荒詩阡陌縱橫不可尋  
死生狼藉政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  
心爲之心惻舉以奉聞幸諒此意毋遽賦歸亦以晦  
翁所云不敢言去只得竭力八字爲究竟法如何如  
何所謂檀公上策真下策也爲政與爲學同勇往直  
前不得不措然後可以濟事不然而惟圖占僂不思  
擔夯浮浮沉沉半上落下則終於無成已矣惟高明  
勗哉

答白聖益語類問目 丁亥

今日挑講 四十三之一百十八  
訓門入六

挑韻書曰往來相見揀選人物亦謂之挑挑講云者  
猶言會講也似是宋時方言

六經之亞文 四十七之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法制

宋莒公卽宋庠也其所謂應從而違堪供而闕八字  
朱子釋其文曰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  
坐以不孝之罪亞文云者其言中理亞於六經之文  
贊美之辭也

分武寧一茶客 四十七之一百三十

分武寧黃山谷所居之鄉也一茶客云者卽賣茶人  
之謂乃賤之也



陳世儒妻搯成一番字四十七之一百三十

搯韻書援也抒也韓文搯擢胃腎之搯是也搯成一

番字云者掣窓紙構成供辭送及其夫陳世儒一番

字猶言一篇文也

只是杭唐日子四十八之一百三十二

杭唐日子四字靡所考據未敢強解恐亦是當時方

言

然盆法孝直四十九之一百三十六

唐本盆字作句絕盆與湓通故盆字下曰去聲韻書

曰湓湓滿起又曰嘆也所謂孔明雖正然盆者諫止

之際意溢而辭嘆易激先主之聽不若法孝直之有  
術以止之云爾

關鞞五十一之一百三十九

關鞞釋名曰鞞韋履深頭者之名鞞襲也以其深襲

覆足也蓋言文字不奇而穩則如關鞞之鞞足而不

外見也關鞞似是宋時鞞名而關是關背之意也

顛預五十一之一百四十終

顛預廣韻曰大面貌又曰頭無髮預頰也蓋言頰憎

沒色相也只歸之自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則是混淪

無條理是所謂顛頰也預唐本亦作頓



慎悖 五十之一百四十終

慎廣韻曰慎怪意不盡又曰憂也悖集韻曰狠怒也  
慎悖云者卽狠悞不仁徑情直行之謂也故曰無私  
主者不是慎悖沒理會蓋言慎悖者沒可理會也

嘗言坐卽靠倚 五十之一百四十終

坐卽靠倚卽言不能辣身危坐而坐輒倚着於物也  
是爲蔡季通之問而朱先生答云氣不從志言敬怠  
之別也敬勝怠者天理怠勝敬者人欲也

答李文階 升淵○丙子陽月

俯示祭文文章爾雅議論精篤便是一部實記也至

若希夷之音不和於鍾鼓法語之言無味於巧令都  
不如宿昔雲水之號云者道得真切九京可作良翁  
應莞爾而笑也所云所得亦少者不直斯翁終古以  
爲然琴以無絃貴碁因不着高者非是之謂耶願老  
兄莫以溝澮之涸鄙鄙之失過自撝謙彌勉有本而  
必放乎四海益思進步而必造乎百尺則吾見其本  
立而道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緝乎其有  
裕沛然而莫禦矣惟老兄欽念哉晦翁嘗云用舍無  
預於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只看義理如何  
都不問命斯言痛切計應體認得真也行齋記奉讀



屢回指意幽奧體裁妙絕或不能以句真古文也好  
田地已被人先占詎贊一辭於其間哉縱使強爲之  
說不出寬衍大衍四箇字而老兄已自道得亦焉用  
取諸人乎祇添大笑之資已矣

答李文階

甲申復月

俯詢疑節敬悉禮無痘疫廢祭之文而世入幽陰邪  
諱俗忌靡極不至痘疫之禁香火卽其尤者也巫瞽  
當權恐嚇婦孺非直拘而多畏而已流俗之弊往往  
有不忍聞者宋頤菴所謂灾厄之來未必非廢祭之  
因而顧不知悔罪致誠修祀復禮惟憑巫覡覲回天

命灾愈集而惑愈甚者其言痛切可以扶植世教也  
但痘瘡欠潔病所不可備祭具祭則浹不可廢也  
行職贈爵均是公朝之賜則先贈後行實無意義退  
溪所謂先後倒置者卽以此也宋朝則先行後贈故  
朱先生於告先文字亦然沙溪尤庵之所爲遵也然  
先贈後行已成通行之例幾作時王之制戶籍試封  
則不容不從俗不爾則易歸於違式告祝及題主則  
先行後贈仰述朱子恐宜

答李汝精

沉○癸未五月

無後本生親班耐于祖廟此有沙溪定論而所後家



廟無亡者當祔之親則禮不當祔祖廟又在異宮不克往祔則勢當祭之別廟以待立後若無可繼則當用傍親無後祭終兄弟之孫之禮祭止出繼子之子之身祭本生者雖與他傍親不倫揆以別嫌明微之義恐不當以情掩禮  
賢閣改題係是告榮恐不可與尊叔父改題同日退行於吉祭後恐宐

答李汝精 乙酉臘月

旌麾所臨鎖鑰增鞏能追閔老峯遺躅否此翁之莅此府也與館倭爭約條白刃投前而不目逃始至梟

潛商首聚軍以制跳踉倭人懼而從誓 孝廟語筵臣曰國勢削弱不能固守前約得閔某差強人意至得心膂之托是爲令公願之者也弟亦嘗遵海而南登永嘉沒雲之上望一歧對馬諸島自不覺斗膽崢嶸也聞萊人言府伯律已清嚴則館倭輩知所畏戢不敢向本府放尿誠意所到透金石而孚豚魚况人類乎亟諦斯義益勉忠信篤敬之道俾蠻貊歸化朝廷彌尊千萬申望絕海官守無異居謫旅館寒燈悰緒寥落莫無循澹庵微肯否晦翁嘗云孔明智慮之精明威望之隆重者寡慾養心之功爲多且老峯居



官遠色至今呼之以石腸佛子令公之所觀法其不在茲乎寵貶三品服之銘戢而竊恐如猪肝之累安邑也

答俞五汝

常桂○丙寅十月

學習或問語類諸說皆兼知行而言以發明集註之意愚曷敢問然哉但學者學諸人而效之也學則要知知而效之則行也以故朱子既以效釋學又以覺爲言覺者知也效其所爲則行也明善知也復初則行也無所知則何以效其爲不明善則何以復其初哉此朱子所謂看他文義講學意思終較多者也知

行固宜并進而始學所習先在知上故曰有先後之別也陳新安以程子下說屬諸行者無乃因語類所云所學在我就行上習者而錯耶然朱子引而載諸集註者恐專屬知也以將以二字決其屬於知者盛解可以正陳說矣

答俞五汝

丁卯二月

復教謹聞命矣擬諸心將不哭而行之才讀祝舊時女奴之逮事者不待指揮謂當哭而先哭既發矣不可以止也以寧失於厚之義不肖亦從而哭然哀未至而哭有欠事先以實之道也旣荷牖迷罔克奉遵



自愧不敏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不樂等說皆以考妣言也家禮只許哭考妣之忌亦出於此耳然祖禰等殺其間幾何既逮事而不哭其忌無已薄乎沙翁之所損益可知舍家禮而從備要已矣愚嘗謂不惟祖考妣上焉而曾高下焉而傍親逮事則皆哭可也

答李可用 潞○戊辰五晦

承將讀漆園之文用作按心之圖何其與程先生不觀老莊之意異也朱子亦曰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見斥於三聖賢若斯之嚴而見取於執事者若

斯之偏何哉竊謂莊生清高曠達絕世超俗獨立乎萬物之表且懲衰周文弊一事矯激以至於侮聖人而背名教此所謂知者過之而過之之弊自陷於異端惜哉不及仲尼之門與聞君子之道也然自有靈通者存故達見各理警動千古所以見許於淵翁至謂遠覽東海大讀南華俱足以展曾以之講授乎家庭而提爨乎士友竊以爲過也蓋是書也理妙而文詭易令人神迷而氣奪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莫無怕乎且世無衛道闢異之君子使洋胡邪說一任其塞路滔天幾有以易世至今



薪火相傳餘焰未熄政張先生所謂上無禮以防其  
僞下無學以稽其蔽者也如執事者正宐明先王之  
道誦聖人之法以章正學以扶世教何悅乎幽杳空  
蕩之辭而欲注泊心目乃爾乎縱使欲爲天下屠龍  
手肯讀人間非聖書耶况不止爲屠龍之手者耶做  
得三不朽者盡從六經中出來舍茲樂地何事他求  
夙聞病餘善端發見苟能從事乎求仁爲己之魯論  
存心養性之鄒經則當有春嘘物茁火燃泉達之美  
矣若用南華爲操存之要則愚見其愈讀而愈不可  
按也原册有固不出况無有乎莫副勤教悚仄悚仄

答李可用

庚午八月

新婦廟見豈有嫡庶之異主人引庶叔母見廟而曰  
庶叔某之婦某氏敢見云云可也

答李可用

癸酉元月

示喻敬悉顧茲葬親非地三遷其墓天地間一罪人  
耳曷敢復言地理哉亦嘗閱方士十數輩始焉入其  
說而沉溺中焉觀其行而然疑終乃大覺羞前之爲  
厭天下辯士亦久矣豈敢自處以先病者醫而唐突  
爲哀執事言之哉蓋地是三才之一既有天人之理  
則豈以地之大而獨無其理哉晉水淤滯而其民詔



楚水淖弱而其民果宋水輕勁而其民好正此水之所使然也山東出良相山西出猛將此山之所使然也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以風氣而言也唐虞都于冀州而冀州爲天地中間好風水武王之定鎬京周召之相洛邑以形勢而言也申呂之自岳降亦以靈秀而言也君子之言地理如是而已何嘗以子孫榮枯諉其先之所藏哉程子固有避五患埋五絲彼安此安之論朱先生遷章齋墓議山陵狀而亦何嘗言某砂吉某破凶如葬師之云哉愚亦嘗願讀其書究其術而竟不能得然所謂其書穿鑿傳會自欺而欺人

已不可信蓋信書不如無書經史猶然况于地家者流乎聞其流亦有形勢方位星宿三家之異就流峙融結之勢審動靜體用之妙範圍形勝之遠近大小精神面目之虛實真贗無不在斟酌損益之中卽朱子所云擇地者先論其主勢強弱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偏正力量全否然後可較其地之美惡者也此之謂形勢家也二十四位固天地自然之文而法理之自契于砂水者無幾雖欲巧中亦偶然耳中者未必盡吉不中者未必盡凶所以擇地之方位見斥於程子也馬遷所云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者政方位家之謂也大禹分畫九野固用星土之法而豈如俗方之以貪狼巨門廉貞武曲分屬得破而曰吉曰凶者哉尤無足爲可欺之方者星宿之家是已苟有心靈目巧者不拘法理惟龍穴之是占則庶或得其真耳譬如心通乎道無疑乎天下之理在儒家尙寥寥况爲術技小數者乎至若所謂五行卽方位家開口便說者而正五行之外并洪範雙山而爲十八局五行增衍捏合殆不知爲幾箇五行俱不可準信也惟正五行卽是淨陰淨陽河洛數中所從出者善用則爲正理而俗師無識不能解方書句讀其

何能細心鑽研究極到底乎其爲說者亦言詮耳茫然赤地之上將何所取舍而入主出奴乃爾乎哉以若黑窳有若挾雜其不覆人宗而禍人家者幾希亦可哀也已如愚者畜師求地非不爲久惟其口吻是仰步趨是趨而已何從得其要領哉旣不得要領則不知何者爲第一義然所向者形勢所取者正五行是亦摸索象罔曷足爲真詮妙諦而仰塞盛問哉哀兄聰明才智固靡所不通而亦未可驟學其術盡究其趣必芻求方士之稍可意者使之相地以我權度折衷乎其間從其譽多而毀少者可矣醫不能自治



其疾巫不能自爲其禱孝子亦不能自占其地何必  
自學其書然後乃可哉殷周之世求福於祭晉唐以  
還求福於山求福於祭者致誠盡禮是修人道以冀  
天祐也求福於山者肆欲妄行是壞人心以徼天幸  
也雖欲致福山川其降諸流弊漫漫不知攸屈以哀  
兄明理必應一反其塗轍幸莫潛心乎雪心玉尺惟  
以天壽不貳修身以俟爲事天之道焉善乎淵翁之  
詩曰世入幽陰怪說紛不尊祠屋重丘墳功名天壽  
違心際歸咎其山穴不真蓋棺猶有事難知子大孫  
多被掘移生存華屋安身久死作飄蓬豈不悲讀此

詩而類不泚是真無人心者耳因以自警更爲哀執  
事誦之

與李丕卿

承祖○戊辰七月

新涼入郊可想伊吾以爲樂也足下才高識明誠後  
進中傑然者宜其直躡門路克紹家學而乃安於小  
藝竊爲足下惜之也曾誦足下之詩清高婉雅有古  
作者風氣知於茲事致力專矣然文章一小技於道  
未爲尊而聲律尤其小者雖振筆如天文運思若回  
雲含玉吐金爛然成章亦無益於吾人自昭明德分  
上曷可以嘔心肝敝精神也哉上焉而朱子下焉而



農淵諸公初年涉風雅源流役心於詩騷知其無用而棄之此所謂勇也以足下之賢未欲一變而追軌先哲耶足下生晚不及受林隱老樵兩先生詩禮之教此可恨已然兩先生欲後人之繼述志事者應類類於九幽之中也幸體認此意斂華就實返約向晦以從事于求仁爲己之地而俛焉孳孳默而成之以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爲究竟法則吾必謂兩先生有後矣一片田地作得主定則凡係不急之務喪志之事不期去而自去撚髭之癖亦應罷休也苟欲研究思無邪之旨則諷詠涵濡體性情而審言行方可

以知敦厚溫柔之教夫然後尋常游泳之暇嗟嗟風月陶寫性靈亦豈至害道哉

與李丕卿 戊辰臘月

卽日體况休否四望皎然令人起山陰之興竊計近日詩思在灞橋驢背若能携酒以隨則可與霽色同其爽清而不可得矣尊丈樓遲枳棘雖異素望循良之蹟不負所學每聞風謠藹然不勝欽誦果以治行第一登諸繡啓言足聽聞伏用慰滿黎翁院事姑罷休否近者廟議凡係儒林事無論其可否是非以沮尼爲第一義諦卽爛報而可知已此際疏顛非所以



知時識務也縱使秉成者爲黎翁地固取舍從違之  
爲難况未必爲之地乎世無識黎翁者爲之奈何第  
俟年譜之行塗一世耳目而發之亦可而不爾則待  
時已矣善乎安樂翁之言曰施爲欲似千勻弩磨礪  
當如百鍊金朱子嘗誦此詩曰只是不妄發子房在  
漢漫說一句承當者便似百碎此訓幸深念焉非直  
茲事爲然也此豈強之以所必不爲止之以所不能  
已者哉莫謂憚於一下筆之勞而爲是言也向承先  
先生遺編傳寫者爲三本云未可分我一部否顧今  
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有懷先哲每不禁生晚之歎而

以不出先先生門下尤切切于中蓋庶幾及見而不  
得又從賢子姪遊聞而知之益詳所以要得咳唾之  
餘尊閣下上昕夕玩繹耳幸體此意莫我慳焉前輩  
書成每與人共之卽公天下之心也亦所以備不虞  
也丕卿亦曷可私諸巾衍而已乎以故請之可能會  
麼

答尹汝常

經烈○戊辰復月

尊王考信齋公德業分量實非後生所敢與論而竊  
想其所深造者不以言語文字真心學也以故爲當  
世第一流區區愛敬而尊慕之者不以昏姻之故也



是以於其脚下子孫有屋烏之愛亦願世其學克紹而趾美焉耳嘗謂信齋公雖致位卿月爲王者師而局於時未行所志雖謂之抱道不試可也家有賢孫可以繩武區區之望非常人比也非直區區之望亦豈非信齋公所冀於後人者耶惟老兄勗哉蒙示文元公遺書印致之方意甚厚也無力可辦祇送辨疑之需爲我圖之沙翁倡道于連變全湖爲鄒魯其功化之盛莫與爲京蓋以身教故其從易貞山金公嘗謂禮得四聖賢而大明周孔子暨吾先祖云先祖沙翁也斯言非過也今人殆不知有備要問解惡能

知沙翁哉今兄既處是鄉益讀是書以闡禮教以承沙翁之緒則不惟家學之可傳已也禮者經紀人倫故長於行以故篤行者好禮斯其爲沙翁也學沙翁先學其禮知其守經於追崇之論者明白灑落真是爲尤翁之師然後方可謂知沙翁矣縱言及此莫無僭汰否

與戚叔李國卿

春沼 ○辛未七月

歲首興谷之拜猥承尊祖妣葬前尊先妣練事可否之間妄引尤翁說父母與祖父母既是父子則是同宮同官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之文謂不當備禮行之



矣近夏思之於子而言異宮禮有明文父子而異宮則當遵異宮之禮異宮之喪未葬無不可行練祥之義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註將祭將行小大祥也註說此亦以異宮而言也沙溪引此爲自期以下既殯後行練祥禫之證正統之期雖重於傍期祇當以期爲準蓋練祥卽喪中之祭亦所以爲孝子變制故不宜過時與時忌墓祭不類故也雖異宮若不殯則不可祭成服後卜日以行可也成服後則無所於拘儀物俱不當節略也雖屬遂事不敢不追陳者恐犯誤禮之罪也幸俯諒焉

答朴伯如

始愚○甲戌二月

史漢一統二冊既印而繼謹茲呈似幸視至此書卽馬班全史中拔其尤者亦就評林本註刪煩取要故約而不枝吾有取焉耳聞此爲崔簡易所手選不識然否朱先生嘗嘆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此爲呂成公兄弟而發也史學固不容不治而要須先讀四子作得主宰在我權度精切不差然後方不眩於是非得失而呂公則不甚理會於經先從史學做將去故終欠守約之工所以來朱子之譏也哀侍應諦斯義甚悉也地僻無以借書家貧無以



補遺卷之二  
備書固寒鄉通患而苟無鑽研名理躬行心得之實則雖多亦奚以爲以故程子曰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今之所謂博覽強記多識前言往行者咸書肆也干我身心甚事是故心學之絕久矣有味陸劔南之詩曰少日耽看未見書居常充棟出連車晚窺闕里親傳妙數簡方知已有餘哀侍讀論語已熟否卽此一部萬事萬理之所由本天德王道之所從出以之爲學則可至於周孔以之爲治則可躋於唐虞於是焉真切得力則他經雖不治可也彼墨莊書穴丹函翠蘊適足以廢光陰而分精力耳郭林宗之五千卷張茂先之三十乘亦徒爲爾何與於我哉幸究此意更於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之訓申勉焉

答朴伯如 己卯閏晦

良玉出石必資琢磨精金入冶不厭鍛鍊爲學者亦不可舍一日講評之工而求百年進修之益然末路人情滔滔是瞿塘灩澦以故莫難於交遊苟失其人則自我其身未若坐吾室讀吾書之爲寡過也今吾兄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實意固盛矣歷選并世當是寄者能復幾人雖曰日以憤憤開發無路竊恐安



身立命之道存乎其中尊聞行知斯已足矣何必從師取友然後爲學哉己心自爲嚴師聖賢布列方冊持守堅固則心不患不正傳習親切則學不患不博視吾爲力之如何耳汨沒舉業科臼而志分氣餒來教之云卽非過語旣知如此是病則曷不思不如此是藥耶太上則致澤其次則門戶又其次則口腹未有無一於三者者永謝功令超然如三代之士不已難乎雖不免俯就不爲其所累可矣所貴乎志學者以其識內外賓主之別也或有有志之士被科舉壓得重以致擡頭不起轉身不動不亦可悶乎每念吾

兄天分近道終非爲俗學役者自謂知餘人之所未知而愛好無己可諒老婆真慈否少遊近翁之門習聞密菴之風矣斯翁篤學力行清修苦節固令人悅服而最是思索到底務爲自得無一語僱耳傭目是則當世羣賢鮮有及者遺編有所收拾於斲爛之餘者否聞二程全書紙頭籤說見在貴所葆藏而勿失否精義妙論必應錯落其中可能傳寫否溪下記聞第亦騰留嘗擬跋其尾用敘區區愛慕而姑不遂矣

答尹子中

克善 ○癸酉七月

凡祥而耐廟者雖考位已入正龕妣喪畢亦不直耐



于考位姑祔于亡人祖龕待祫而與考位合櫝今者  
尊祖妣祥後當祔于尊高祖位待尊伯父喪畢當舉  
吉祭吉祭時始爲合櫝禮也直當合祔之論未知爲  
誰說而愚則無聞也直祔不直祔不係于子喪承重  
孫待父喪之畢而舉祖喪之祫是爲異耳喪中不可  
舉盛祭故父喪畢并行祫事改題遞遷亦在此時外  
此無變禮可言耳

答安子三養曾○庚辰七月

愚早服白麓姜公盛名又三過嶺中而罔克一識是  
可謂并世因緣乎每願見其子弟門生承厥緒論此

心頰頰未嘗或忘乃得哀侍於百粵之中真所謂不  
見其人見其友者也未見白麓如此身者其將如見  
白麓豈少幸也哉哀侍既獲親有道知所依歸於學  
問舉業兩者別其實主本末可謂己見大意也且既  
占小成恐宜塞斷大門鍛却鵬翼以專致于向上一  
步如何如何竊謂學不爲己雖博觀廣取無溱泊處  
故南軒張子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不然而以利  
心爲學則去道遠矣善利之分所以爲儒者之第一  
義也所謂善利之分祇爭些兒故廉溪說出幾字然  
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說出豫字幸於斯義觀得痛



切以實心爲實學一洗末俗虛浮之弊至望至望昔  
明儒邵竇嘗云寧爲真士大夫毋爲假道學是亦有  
激而發者也願哀侍必做真道學爲一方之所標準  
焉要須萬偽伏息一誠充塞然後可臻斯域非可以  
襲取者也主忠信是爲根本工夫惟哀侍欽念哉且  
學以聞道爲貴而山南羣儒或忽於窮格其不爲雇  
耳傭目者幾希每誦三淵詩儒林端拱亦無爲之句  
爲之警惕淵翁又論爲學之要曰既能之矣常存夫  
百無一能之心既解之矣猶據夫益求其解之地優  
游以趨之參伍以會之刮剔以廣之積累以崇之浸

灌之不足又涵泳之溫尋之不足又醲郁之摹畫之  
不已乃成方圓擬議之不已乃成變化始焉以序而  
致其詳終焉耐久而歸乎熟斯言皆喫緊煅鍊而發  
愚嘗有意焉而力不能與焉已所不能願座下之爲  
之也

與安子三 庚辰復月

自從歸洛聲聞夔閣其異乎曠世者幾希卽日嚴凝  
孝侯支岔竊念萬峽僻絕非長子孫之地恐難爲久  
計永嘉雖曰異趣淵藪不可與羣吾黨中自有姜申  
兩大家可以隣德丞移藹軸還于故鄉從姜舜如于



抱翁遺墟用作處仁存身之圖未知如何存省克治  
由己而不由人縱不可專靠師友若至講習討論固  
非獨爲底事所以資勝己之益耳朱先生嘗云師友  
之功但能示之於其始正之於其終若中間二十分  
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是誠然矣其所以示始正終者  
非離羣索居而可做者矧茲興起感發專出於陶染  
薰鑄乎其不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乎邱隅  
丈人老益壯窮益堅以不負所學真鐵石人也聞姜  
斯文舜如過邱隅說及吾輩相與之事曰無匍匐之  
禮而書疏往復彼此俱失愚則以爲不然也廬前生

芻固所願言而憂戚頽洞罔克自遂是則不敏之罪  
也然所謂交道亦多術有尚友千古者矣有神交千  
里者矣亦有不面而以書先擇而後交者矣是豈可  
以執一而不通哉苟以闕面慰而廢竿牘則非聲氣  
相感之義也以故不揆禮意而敢此先施兼呈一葉  
新冀用備課經之日程可幸勿過

答安子三 辛巳元月

辱詢疑節奉悉古者練祥皆筮日其計日月實數卽  
朱子定論固無容議到而至若主人有疾罔克與祭  
則不容不通變嘗遵禮經卜以是月中或丁或亥日



雖至踰月恐不害理練祥之祭雖不爲除喪曷可不與祭而變除乎此與忌墓祭迥別恐不可替行也追後成服者亦追行練祥追行則筮日亦禮也且遂菴答人問曰練祀長子有重病則擇日退行爲可其病數月內如難差復則祝辭當曰孤子某病重使介子某昭告云云亦可斯說政好援用未知意下如何但以數月內差復之難而徑先替行恐合夏商也若以退行爲定則本祥日未可昧然無事當設殷奠若朔望然單獻無祝告由當云今以顯妣初期之日禮當行練祭而孤哀子某腫發于背罔克將事擬以病差

之後筮日追行今日則只行一獻之禮彌增罔極謹告如是措辭未知如何

答安子三 丙戌上元

南塘所撰朱文同異考混初晚而失次序或謂其手分現化驅率而從已是則過矣寔不免入主出奴每令人不能無憾是爲南塘同異考非朱文同異考也尊先師白麓公爲著其辨年條先後鑿鑿有據苟其然者吾道之幸也可蒙贍示一本否爲我語舜如此是公共之物不認其出也老洲吳丈爲當世儒宗而托契于白麓公者風義崇篤勸高明覲德者豈徒然



禮記集說  
哉何不信及而以不得相見爲有命云爾乎欲述陳  
了翁之責沈文耶

答柳毅仲

弘根○己丑五月

初虞之不出是日卽不忍一日離之義也實土而後  
題主反哭而後行虞自有層節及時下棺者曷可行  
虞於是日耶若欲行之草率苟簡恐不成禮只當事  
辨而行之要使窆與虞相近可矣日辰則當用翌日  
干支不必以不出是日爲拘也

路中若值柔日則依初虞禮當於所館舉再虞途旅  
若難辦殷需去米食而行之恐宜未可以儀物不具  
而越柔日不舉也三虞雖值剛日不可行於所館爲  
其成事也故至家乃行也至家日若爲剛日則恐當  
卽舉三虞於是日尤翁所云三虞不可以至家日爲  
斷者似以有違質明之文爲疑欲退行於後剛日然  
剛日差遠恐未若於神返室堂日行之之爲得也魂  
氣彷徨遑安爲禮不須以質明行事爲拘耳  
返虞至家若值翌日則以行者蓐食之義舉朝上食  
於所館至家而舉殷事夕上食恐當兼設若行三虞  
則當廢翌奠以一日不再祭之義也

答內從弟朴道而

來教○癸巳六月



本生親喪卽暮服也曷可以未與常事而過暮不除乎暮功以下諸親過暮不葬者月數已足則準禮除服亦有前賢之定論所後親齋中不克承祭於本生喪小祥者當援月數滿足除服之例練日設虛位哭而變除收藏衰服待赴其本生喪所服其服而除之恐宜

喪中往復必稱䟽者爲其加尊於平時人之施之也亦然而至親則無加尊之義故仍舊稱書後蒙存訊勿復用䟽字至可至可

禮無喪人稱罪人之文惟有答吊狀中罪逆不滅一旬而已以故往哲咸以書䟽中稱罪人爲非禮在餘人猶然况至親乎

答白參奉

宗倫○辛卯六月

陵官職卑而任重 寢園肅清松柏蕭森苟不堪然純一肅然警惕則恐無以處是齋而應是寄千萬收攝終日乾乾用盡對越之誠如何如何程子云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在餘人固當乃爾爲寢郎者尤不容不加勉也古人以祠官爲爲貧之仕讀書之官如座下今日所處政合佔畢可能與季氏聯床攻業否拱護之暇將理義文字常常鑽研澆灌心曾是爲仕



學相優也事變無窮義理至密苟非精察於己博取於人未有能善其後者勸書明理是乃節度也惟座下勗哉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書

答朴汝受 宗喜

祠土地祝當云維歲次月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茲以某親某官某為榮掃有事于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之墓准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亦行殷祭而饌品無得隆殺三獻如禮不必用宗子名亦宐自告

會下之行仍為榮掃實有吉凶相襲之嫌必宿齋預戒累日然後行禮恐宜



答朴汝受 甲申八月

凡祭祀之禮誠爲本而物爲末信能盡愛敬之實則  
簞食瓢飲亦可以格神否則雖準四敦八簋之數神  
不饗焉故曰在誠不在物是以朱先生嘗云隨家豐  
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重峯設時祀只飯羹  
及粟末爲餅瓜蔬各一器慎齋每時祭至有一位用  
乾石魚一尾者此所謂稱家之有無而爲貧者法者  
也家禮時祭果爲六品而沙翁云六品難備則或四  
或二庶合禮意至若正至朔望參禮則家禮只設新  
果一大盤一盤卽一品之謂俗節殷事亦遵斯禮已  
矣禮凶年祀以下牲天子諸侯猶然况大夫士之家  
乎今秋木實告歉果品難具誠如所示從諸賢說減  
籩豆之數恐不害義

答朴汝受 己丑三月

大宗者尊之統而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以支子後  
大宗是重大宗也小宗無子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  
立后小宗不可擬大宗故後大宗而不後小宗是爲  
禮之大經也後世則不惟小宗雖支庶罔不爲之立  
后固出於繼絕存亡之義而非古禮也禮無適子則  
立適孫無適孫則立庶子庶子通妻妾所生而言也



近俗小宗與支庶亦有有妾子而立族子爲后者斯  
事也非直有違於 國典適妾俱無子然後立后之  
文舍血胤而取疎屬其於天理人情安乎否乎大典  
立后條有適長有妾子願以弟之子爲后則聽之文  
斯爲有子而繼后者所援證然有親姪則可無親姪  
則不可在大小宗則可在支庶則不可以故栗谷慎  
齋南冥及鄭畸庵李貞翼咸遵 國典用妾子承嫡  
苟其非義而羣賢爲之哉執事旣是支子無宗祧爲  
重且乏親姪可取以爲子間又取養疎屬而不遂其  
願則宜鑑前事之得失裁以在我之權衡上遵時王

之定制下述往哲之成法待到側室子成立立以爲  
嗣是爲遭變事而不失其宜也近世爲不可承嫡之  
論者屑屑於貴賤之分而庶以承嫡則已免賤而爲  
貴矣父爲大夫則亦可謂子以父貴矣父子天性也  
祇宜順理而處之而已至若商進取之通局計門戶  
之尊卑者皆出於計較利害非義之正也詎可論於  
繼體之地者乎

答朴汝受

庚寅五月

俯詢疑節喪禮補編 大喪內喪則 卒哭後始舉  
大中小祀故大夫士之家亦不敢略設於 復土之



前 小喪則公除後行祭如常故私家亦略設伸情  
此以忌墓祭而言也朔望參俗節是為吉禮并待  
卒哭已矣丙午 文孝世子之喪近齋先生答人問  
曰公除後雖行忌祭三獻則不可蓋私服期大功葬  
前忌墓祭略行則况 儲君之喪未葬何敢備禮忌  
日在公除前則當廢斯言當為不易之定論也所謂  
略設當用喪中行祭之禮魚肉三品果四品或二品  
餅麩飯羹炙肝菜鹽諸饌當如禮單獻無祝去闔門  
侑食等節已矣所謂湯不載於家禮備要者去之恐  
宜愚見如此未審意下如何

答朴汝受

示意敬悉古人述文說及兄弟處未嘗下嫡庶等字  
必欲屑屑區別猶恐人之不知者有欠於忠厚也古  
所云五常二惠兩驥八龍未必皆同母非獨微子之  
為庶母兄也凡係譜籍碑誌事關正名處當書庶字  
至若尋常文字不須綜名覈實參伍不失正倫篤恩  
固宐并行而不相悖也然則為令庶弟記事當云介  
弟小弟何必稱庶弟乎心有所碍來教誠得之矣吾  
東重名分故所以處庶流者往往太薄或不齒人類  
幾何不滅其天常乎常教親愛之心有踰操束之度



是爲盡倫也天顯之親一氣之分喘息呼吸相爲流通詎有間於貴賤乎不人其人豈所以因心而篤慶哉台意出自友于至情不勝贊歎爲一陳之

答夏處士

時贊○丁亥復月

執事自從妙齡停身自守從師問道求仁爲己淵源所漸蔚然爲一路之望區區傾嚮非餘子尋常之好竊托神交用資陶淑者久矣承喻滾滾謙誠懇款彌見其老而好學惟日不足信能奮厲精神恢弘志氣鞭約近裏見徹克盡以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爲究竟法則自契造理行事之實克遂生順死安之願

非賤陋之所敢與贊也顧今學絕教乖士趨靡定滔滔胥溺於聲利海中其不濡裳者無幾或有志爲學而往往舍本而趣末循名而忘實非其才力有不逮則所以學之志其術異也將何以修德凝道希聖天而至哉彼汨沒於榮辱得失聲色嗜慾之間特喪其良心者固無足責而惟其假真售僞求諸外而不求諸內者尤爲吾道之害也嶺俗尙質有一變至魯之美而賢澤寢邈風氣衰颯非復舊時之醇厖然比諸他路則不翅差殊幸聚村秀才子圖所以鼓鑄作成俾存儒學種子如何如何火盡而傳燃欲火之不息



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得人人不患無才患無志有志而以真心誠力行之便是才也惟在施教之如何耳士生叔季陽氣孤微譬如敗柱朽楹棟椽欲頽非得剛毅不奪之君子相與支柱則斯文一脉幾何不剗地盡矣所以爲執事不勝其拳拳也

答鄭德翁

卷十 癸卯復月

竊謂孔門教人固非存心養性之事而但不明言耳至鄒聖而重言復言蓋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苟不存養則心馳驚於外而性亦難全惟涵養本原靡所間斷則心體常明天理自全故存養爲工夫

之根基所以云不存養只是說話也未致知之前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主宰不立何能致知既窮理之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着隨得而隨失何能爲我有乎此程子所以發明一敬字朱子所以又添一畏字也朱子於近思錄列存養於致知力行之間雖曰存養之功貫乎知行其實則徹始徹終離不得存養也擴以充之則辟面盎背推以行之則篤恭而天下平是爲高明願之

答鄭德翁

戊申棗秋

示意拱悉古來書籍真贋之相蒙各實之難辨者未



易一二言而尊先文穆公續集中張旅軒九條問目  
八條名論皆出於栗谷沙溪答問及沙翁答或人書  
中故竊不勝驚怪有所論辨戢于巾衍矣不料其塗  
人眼目致惹多少葛藤彌悔不自遵晦爲人口吻上  
軟物也寒岡旅軒兩賢答問草藁伏荷示及擎閱百  
回蓋藏在於古紙堆中卷葉斷爛字畫磨剝如此者  
其可曰有所矯僞乎自有斯事羣疑滿腹衆難塞曾  
而及覩原本自可以冰消凍釋也竊想旅翁發問援  
引沙溪名理就質于寒岡而不著其所自出故以致  
然耳豈有他哉賢澤寢邈微言幾絕而往復草本之

出自舊藏者其端的乃爾則詎敢議到於真僞之辨  
哉此愚所以舍舊從新也既改前見不容無辭略綴  
數語于原辨之下矣尊門諸人苦要一見故亦不克  
終秘莫以我爲孤注惟將原稿爲傳信之資如何如  
何見問答原本而猶不解惑則恐非常情之所出也  
豈有是哉豈有是哉

答李明瑞 寅星○丙申

尊先頤齋公遺集一部伏荷惠貺尊閣盥閱孝悌通  
於神明文章本之理義推其有可以扶植世教出其  
餘可以賁飾皇猷區區贊頌若何可極正庵先生德



行之醇真經術之精密爲當世羣賢之所歆服萍湖  
公克紹真傳嗣聞斯道兩世造就表準儒林而厄於  
短限罔及充闡是爲斯文千古之恨也正庵文集幸  
已繡梓庶圖不朽而萍湖遺編尚戢巾行俾其妙知  
絕解靡所考信吾黨之所齋咨者也旣不克附刊大  
集之末用遵遺訓則固當別傳而克壽厥傳行將有  
日乎第切拱竢焉

答申穉心

命翼○辛丑六月

秋序警立即諗體宇珍懋向來抱璋之碎晚景疚憾  
若何可極神蔡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舜華之灼空

寄一朝之浮淺莫非天也祇宜安之若命已矣况充  
堂盈宇蘭玉交映乎若引我以自譬則亦應回眺爲  
笑也聞有嘯樑之怪將致奔逸四出云何爲其然也  
妖不勝德邪不勝正實理乃爾故鑄鼎象物所以備  
魍魎之姦懸鏡鑑形亦爲防魍魅之惑信能壓勝何  
憂其作怪乎程子云敬勝百邪朱子云提醒此心如  
日之方升羣邪自息此以操存而言然寔爲闢邪之  
本鎮之以靜山岳不動持之以久金石不泐則十輝  
百怪自底消滅不敢爲灾故曰灾祥在德吉凶由人  
也恐不可遽自離散爲妖孽攸奪也莫謂出於迂儒



無當之論而實心體會不勝其厚望耳

答孟進士

鳳淳○壬寅三月

晦齋奉先雜儀援程氏祭禮爲忌日配祭考妣之證後人皆認程氏爲程子然二程全書初無并祭之語惟有人問忌日祀兩位否程子曰只一位據此則并祭之非爲程子可知也有所謂程氏祀先凡例祖考忌日則只祭祖考及祖妣祖妣忌日則只祭祖妣及祖考晦齋所舉程氏卽此也若是程子則豈可泛言程氏乎程氏卽缺山程氏而姓名亦未詳也蓋只祭當位禮之正也配祭考妣禮之厚也忌祭本出情勝

則亦何妨從厚乎且妣位統於考位則妣忌之援尊前後配之相及恐不甚害義也以故 國朝羣賢并祭考妣者多爲其人情之所相近也雖則并祭當用一分饌以鋪筵同几精氣合之義也非直忌祀時祭亦不當用二分饌也

答沈景昭

宜晉○癸卯陽月

解衽爲襟鄭氏亦有然者喪大記左衽注衽向左是也蓋衽字屢見於經而鄭氏解之各不同曲禮請衽何趾注作卧席檀弓衽每束一注作小要至續衽注又作裳幅交裂者此因字義隨文而異不可互相牽



合爲說也其爲斟酌分量各有精義非可以後儒一時之見率然攻破也

衽字既作交襟則覆縫之云無所施故不得不爲此句摺之說耳

裁破之說不唯戾於家禮雖以古經言之可以運肘者謂裕之寬大可以屈其肘而出入也

玉藻袂可以回肘者亦此

意非但欲其便於晚看之意也故注肘不能不出入疏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故可以運肘之云俱不可廢也

禮記之爲書乃是漢儒雜取聖人之言每篇自爲一

義也豈有次第綱條之可言哉以愚論之非獨深衣在前玉藻後錄之說自歸落空抑亦玉藻爲經深衣爲傳之論未知其必然也

衣前小幅昉於朱氏別用布之說後儒亦多有喜其僞身而欲遵用之者然要之非古經之制則明矣

內外衽云者卽上文所云內外襟也表裏交掩故云爾也

繼衣而交掩之論係是自家扞說安問明證之有無孰如其說亦有多少掣碍處衣身之長二尺二寸

此見

解制十有二則一方之聯衣者當亦爲二尺二寸裳幅條小註



之狹頭每幅爲七寸餘此亦見十二幅條小註而衣前小幅當屬裳二幅則一方之屬裳者當爲一尺四寸餘安得謂兩方俱爲一尺耶是未可知也  
經但言曲袷如矩而不言服時裁時則彼亦將以家禮兩襟相掩後其會自方之說爲創出大抵深衣之論所以不一者只在於看得衽字之如何於此不合則自餘枝葉之擲出與否有不足論耳  
此只欲論袷緣之在於布外與否袷制之不及論何足怪也

與李舜卿

民祐○甲子七月

擊蒙要訣卽我東之小學也言近而旨遠栗翁精義盡在此篇與聖學輯要幸并取而讀之玩索理會反躬而踐其實則不翅若親承面命舜卿依鄙言試之士之爲學如夫耕婦織飢食渴飲爲吾分之所當爲而已實非驚世駭俗之事而人鮮能之可哀也已

與李舜卿

戊辰四月

己卯錄謹上幸視至焉吾東入本朝夷陋漸革人文稍暢至己卯而天荒破矣靜庵先生以曠世之資倡不傳之學得時行道以身爲極躬行所推舉世風動如影響之相應行將功成治定躋君民於虞唐比



道術於魯閩而爲萬世之所永賴不幸爲姦兇所甘心俾其志業莫究世道交喪何天之不相斯文至於此極也此志士仁人之所怨嗟而不能已者也然斬伐之威殄滅不得繼之退栗尤春相繼而作終使一脉真傳至今不絕者卽已卯倡明之功此不可以不知也莫以諸賢之徑當世道不克有終爲戒讀其書學其道以求其心法之所枉而以卒其未卒之業千萬千萬此區區所以借書之意也或以已卯比諸東京黨錮而李杜諸公則志氣美矣天資高矣而未聞君子之道故不解行素之義或發於氣意之所感而非循乎理義之安所以處之有未盡耳靜庵則蘊以天德行爲王道無一事不出於正曷可與黨錮諸人比論哉若其殉道則天也亦豈衰貞輩所爲哉漫筆及之幸教焉

答朴進士

涿 ○乙丑元月

座下奉教于白雲之門矣其所自視果何如而只欲以道家者流自律而止耶計應有日負初心之歎姑舍陰符參同諸課卽四子心近等書熟讀精思用作朝聞之資焉近閱東坡集答王敏仲曰近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津納息真



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派流法令積久透徹乃  
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  
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所謂  
納息卽閉息也真丹頭猶言鍊丹之始般運派流卽  
想丹田火自下而上遍燒身體之謂耶正朱子所謂  
了了在前者而無緣面罄取鬱蓋修養無別法惟燕  
津閉息兩者爲要亦猶學問不求新奇惟明善誠身  
爲妙訣耳坡翁此言不直爲修鍊法亦足引喻於進  
學之工故謹茲仰告

答金彥富

國善○壬申十一月

竊觀君莊重沈密氣象有所不足以故所發多暴露  
而少含蓄君能知其爲病而有不勝自悼云爾則卽  
此已是能治之藥也從古稟氣清者其病爲輕氣輕  
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此橫渠所以與志小  
易足并爲學者之病也矯輕之道無他敬以涵養而  
已涵養本原則自無不敬浮揚者定靜躁率者和緩  
而道於是凝矣移伯恭之性立明道之志亦由是而  
之焉已矣學者所以變化氣質學至氣質變方是有  
功變輕爲重亦惟施功之至不至耳子曰不重則不  
威學則不固卽斯一言爲君對證之劑終身誦之不



可已也

與金明汝

益哲○辛巳元月

徂洛日荐荷左顧玉貌清揚常令人心目勞止居然  
獻發待度益慶新 除已出而膺 命耶此事在座  
下固是倘來恐涉太早未若一謝而止不識去就何  
居四十強仕卽禮經正訓也座下今年尚不及半四  
十且距先尊文筮仕之齡不及六七歲何可以出於  
恩澤而不思所以辭遜乎夫子使漆雕開仕者其材  
可以仕矣而開猶自謂吾斯之未信者以自知甚真  
而不安於小成也以故夫子悅焉座下冲藹雖不知

信與未信而克念童子備官之譏則知所以裁之也  
爲座下計惟當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鍾漏之役非  
所汲汲也篤志力學學成而仕未爲晚耳戚里以退  
讓爲度是爲安身立命之地惟座下欽念哉

答金明汝

壬午八月

儀禮喪服註適子父在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雜  
記曰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疏曰適  
子父在不敢爲婦杖父沒母在得杖而不得稽顙據  
此則杖與不杖祇係父在與否而已母無與焉以母  
無主喪之道故也然則如座下地者無不得杖之義



世俗之以母在而不杖者全不識禮意曷足援喻且家禮則不計父在與否而皆杖亟備齊衰之杖用具三年之體焉

答俞善長

元煥 ○ 丁丑九月

練祥禫雖是趨吉而實為喪祭故暮服未葬前無不可行之義至若吉祭似與練祥禫有異而陶庵亦云喪餘之薦與時祭有間雖暮服未葬苟其異宮則未見其不可行據此則禫祫之不當廢也審矣若正統暮則有不敢行者當待卒哭舉祫而芻期則當祫而祫不失變除之期可也

答尹陽伯

鍾燧

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疏曰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為主乃所以統於尊也服問所云君主適婦亦此義也當以亡子婦題主祝用舅告婦之辭焉小記雖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然既是統尊則虞卒祔練祥禫當并主若不與終則祝用使子某之文恐宜

答李仲舒

翼 ○ 丁丑五月

雨餘天涼省侍適否君家事予浙劍炊未足喻其艱不如不言之為愈事到十分地頭造物者必饒以一



步而在君家若及此理君家之天何時而定耶念之心折君斥絕令季過房之論云言足聽聞不勝嘉尚今而後歸拜尊先庭而無愧色矣寧可相守而餓死詎忍使無父之弟出繼於不計寸數之人乎天理人情豈容乃爾斷之在心不復撓奪至可至可

答金生

正善○甲申元月

爲人後者主本生親喪則祥祭祝奄及大祥下當云夙夜悲哀不能自寧清酌庶羞下當從備要小祥則曰常事大祥則曰祥事而以無爲之三年者小祥而撤靈則只當云祥事

與許生

显○壬寅復月

秋園時貴鄉髦士逢迎多矣獨不見賢者皆云不赴舉故不來不喜其因緣幸會而喜其蚤自停身也不被氣所勝習所奪故有立乃爾爲之贊歎尊家家學淵源是宜續述幸益慥慥於求仁爲己之地是爲明發之念無忝之道也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榮悴窮通即當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斯乃紫陽老子披赤心說與人者所宜體認者也



答李元五

寅必 丙戌九月

爲學大綱有三存實心明實理行實事三者闕一不可立得志定然後讀書窮理便是致知身體踏實便是力行若無此箇根本致知力行無地可施致知亦是存心力行亦是存心存心亦不離乎知行敬則通貫動靜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若是者方可以造道而成德己所不能願賢者之爲之也朱先生嘗云學問之道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玄妙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此言若無甚新奇而其實則學而至

於聖人亦如是已矣但不能鑽研名理則不知當做不當做故曰學問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惟高明勗哉

與俞聲若

駿煥○戊子天中

忠景公章劄伏荷示及哀疚垂死神魄遁喪不敢爲估畢役而獨於斯編屢閱而忌疲竊有感於當日明良之契焉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瀝血抽誠剗心披真犯雷霆而感天地挾風霜而爭日月至今傍觀者縮頸而吐舌曠世者捫卷而損神古有五諫而諫之以退諫矢之死不忘其危忠直節不徒爲四百年諫



臣第一而已 本朝諫臣翠軒桐溪固所齊名而往  
往有桐溪道不得處是爲尤難耳且有雅言近世儒  
者徒區區於儀章度數之末其中空空何異優孟之  
效叔敖志立則萬事可做志不立則一事不成者真  
儒門之藥石後學之丈尺區區所以慕悅而欽誦者  
也竊欲傳寫一本尊閣下上用致執鞭之願如安隱  
峯之名以剛大集者而無力可措只改其縑絲而奉  
完伏幸領納焉

答徐子直

有質○癸巳閏月

凡除服咸從受服月計雖暮功之憾聞計成服而追  
後奔哭者越月曠時而猶然况緇裹見柩而受服者  
乎出柩與下棺雖在各月從受服月計至第四朔朝  
設虛位哭除或於墓所亦宜

與徐子直

戊申八月

卽日天涼服體何如莫無以悲悴而告愆否葉飛謝  
樹雲斷別根恐不須爲無益之哀徒損天和也因之  
有奉聞者喪配者以中饋無人往往有墳土未乾而  
再登者是爲傷風敗俗之大者也三年之娶所以達  
子之情而情窮勢迫者有難淹遲則當以撤靈爲期  
曷可服未除而絃已續萃哀樂于一身混吉凶於一



室乎固知座下正倫篤恩決不乃爾而爲此先事之慮者得無歸於日下添燈耶

答韓進士

文健 ○ 己卯二月

春序向殷侍省氣度伏惟清晏山南一路詎不是左海鄒魯而風氣衰颯黨論膠固許多好家數爲先入所誤不知有石潭華陽真正門庭每不勝慨惋執事處衆楚羣咻之中挺然特立確然自樹苟不固膚不撓目不逃勵萬夫不可奪之勇者其孰能與此哉仁院之旣毀復建卽專門之功而更不被伐樹之辱者亦賴有執事存耳承示嶺吠復起詬辱至及於允翁

世無衛道闢邪之君子俾醜正之徒縱恣而無忌憚豈可曰吾黨有人乎世豈有誣毀允翁而不爲兇險類者乎渠自兇險耳干允翁甚事祇見其可哀也但當內積忠信擇言篤志使吾學益正吾道益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晁之雪曷足與之深辨哉此正朱先生所云是真難滅是假易除者也然則院儒伸辨之計不幾近於多事乎

與韓進士

戊戌半夏

貴宗杜陵稿弁卷之文被高明見懇而應之非樂爲而爲者也且斯人也有可傳之實故聊寓發潛闡幽



之義矣聞已刊行而與異趣者之作并列云何爲其然哉苟有先者胡爲而復請於此身乎不謂其出至於此極愧悔罔喻幸亟刊去鄙文不少淹遲丕宐丕宜若未蒙見施當囑本府大尹收索焚毀用遵朱先生古義也二哥鍊玉益精否聞以鰲村未葬而不赴兩舉云斯事也爲常行之道而亦寥寥乎無聞今於胤賢而見之亦可驗身教之正也不以因失良覲爲悵耳

答白兢瞻 宗杰○甲午六月

賢者既誦羣經如己言又要觀史史是經之應驗事

爲經是史之尺度斷例二者俱不可闕也然治史者若徒記事蹟已矣則亦無益於見識必須設以身處其地見事之利害時之理亂掩卷思量當如何究竟方可以進學也譬如藥山隨取隨得必要會採若不克採縱有三山靈草亦任其自在而已亦何與於我哉麗史綱目五冊呈及幸究五百載王業終始而回示也麗祖撥亂反正立國正大且統一三韓拯生靈於肝腦塗地之中垂大功於左海民到于今賴之克享半千年富強之業也宜哉且未嘗殺一諫臣又能立賢無方盡人之才是爲百辟其刑之者也但夷陋



未革人文未彰以致麀聚殯倫牝晨興禍強臣跋扈  
王綱墜地有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者亦一一諦會  
也

凡內外序立皆在於階下今俗或不知禮意爲位於  
堂上非禮之正也位在階下而行禮於堂上故有事  
則陞無事則降大小祥亦當乃爾入哭時與衆賓舉  
哀於階下位所謂重服在前亦以降復位而言耳

與朴姪

承赫 ○辛亥八月

吾外氏血胤只有君一身一身擔負何如而不慎酒  
色致无妄之證今而後必以仁禮存心毋被兩斧交

攻不勝其厚冀也聞君所嬌入於大昏揀擇單中云  
是則因戶籍歷舉所不能免者然至若揀擇入送時  
托病至宐昔年吾家兩女子子中女子俱不入參是  
乃事理之所當然君何爲獨不然乎莫被婦孺所勸  
用免傍觀譏笑如何如何

答徐聖臯

種厚 ○甲午六月

年長未及冠而遭父母喪者難以童子成服當援雜  
記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之文以成人之服成服  
而若過成服亦當遵武王崩成王既葬而冠卒哭而  
冠恐爲得禮也鄭康成曰遭喪冠月則成服因冠非



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蓋古者必用正月而冠所謂  
非冠月卽非正月之云也卒哭後加冠不爲無稽而  
吉凶相錯終不如吉祭後卜日行之之爲得正耳

答金聖授

直信○丁亥八月

承喻以佔畢之因病廢閣悼歎不休環一世能知斯  
義者寥寥今焉聞諸座下殆令人醒神向來一再見  
顧已知有家庭授受之要區區感服座下幸得尊祖  
考濯溪公爲之先倡指示正路以趣聖賢之域譬如  
鄧林之植麻田之蓬自茂而自直信能由淺入深從  
近達遠循序以進慥慥不已卒有得於造理行事之

實則非直嗣聞斯道克紹先烈之爲可貴也朱先生  
嘗歎學者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之弊曰這箇物事要  
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  
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斯言拳  
切願高明之畢生誦法焉濯溪集擊讀屢回仰認造  
道成德之真而至若門約宗盟家塾節目卽所謂不  
出家而成教於國者苟非躬行心得之實其孰能與  
此是豈騰理口耳榮華其言者之所可比擬哉彌恨  
生晚罔克踵門而覲德也遺編存刪依戒付籤而難  
保中理俯覽取舍焉



答金聖授 己丑四月

墨莊看讀之示令人聳聞濯溪公節衣縮食旁求典籍用博滿籛黃金者所厚望于後承其意至深遠也賴有賢孫克紹先烈將以弘闡家學嗣聞斯道不惟守青氈舊物已矣區區心好不翅已有也夫道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苟不固兩忘身世以求之則恐無以遂願繼自今斷置功令專致于向上地步即要未老而集事毋至既老而作悔如何如何今人無主靜工夫故本領不立主宰不固以至發諸事爲者往往七顛八倒胡亂乖謬若是者何所依據

而從事于學哉如無主人公事初不干自己其不曰不存養只是說話乎第所謂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雖是主靜節度地位甚高自非靜得極了無以自見得且初學無居敬以直內而徑從事於斯易致錯認而做病必以涵養本原爲先常教此心湛然凝定不被事物所侵亂則酬酢萬變泛應曲當靡所處而不得力進德居業方有所施本地風光亦豈外是而他求哉

答洪善汝

在慶○甲午元月

謹諭比間氣力支憊祥期奄屆仰惟孝思皇皇悲係



切切愚山故宅卽尊先文三十年存身立命之所也  
保晚節在茲長子孫在茲克奠厥居安土敦仁便是  
哀家之鹿門且處於丘墓京城之中半可以出而仕  
可以入而隱哀侍之擬還茲土恐爲得計也且哀侍  
世業垂壞如水益下則制節用度扶傾補敗莫如居  
鄉非直以蓬籬之知歸尊鱸之起興也古人云既不  
仍於舊貫宜獲庇於新阨而哀侍則仍舊而庇新詎  
不是一舉而兩該乎恐無容三思待到秋成亟圖遂  
初恐非可已也若難俟秋以麥熟爲期未爲不可進  
退淹速惟在相幾而處之也守身劬書治農資生是

爲吾輩究竟法而愚則無所於歸視城闔如逆旅而  
尚不脫石竇一步有羨於哀侍之爲者大矣三淵先  
生嘗云世間萬事皆虛僞惟春日野田中叱牛躬耕  
斯爲務實亦曾說與斯事于先庭台座矣古所謂躬  
耕未必皆親執耒耜大禹之躬稼周公之明農卽出  
於先本絀末之義也愚亦計窮力屈不能聊活早不  
克服田力穡是爲到老懊悔惟願賣屋買山從子于  
盤以終吾生如退之之云爾也

答朴瑞善

鳳陽○癸巳至月

神主見失固極驚慟而旣得之則當仍舊奉安以憑



依已久久則難改也若主身破傷則勢當更造否則  
新粉面而改題已矣改題時先設酒果如吉祭改題  
之儀題訖還奉而撤卽所以飲食依神也

改題時當先告羣位告辭當云歲次云云孝玄孫某  
官某云云顯高祖考云云顯高祖妣云云列書某不  
諸位肖無狀罔克慮患竊發之變至及廟主震驚尊靈痛  
隕罔極今方改題舊主維新謹以酒果云云

答金幼善

述鉉○丁亥五月

父在則不杖疏家說也不論父在與否而皆杖家禮  
也禮家舍疏說而從家禮爲不易之正經者也爲夫  
者不可以其父之主祭而不杖杖則當練祭而不變  
除則惡在其爲練乎練服之制如大功壹遵三年喪  
變除恐宜父若與祭則子不敢以杖卽位杖不入於  
堂室壓尊故也

答金幼善

庚寅臘月

古禮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同宮則葬  
而后祭所謂既殯而祭者以異宮而言也暮喪雖則  
同室既殯矣重喪虞祭行於所館則所館非同宮矣  
况迎精而返日中而虞者以不忍一日離也乎故曰  
報虞以急於安神也然則雖在同宮喪未葬之前亦



不可廢不惟初再虞并三虞當舉而尤翁謂初再虞則即行三虞卒耐退行蓋三虞必至家乃行故終拘於同宮之喪必要葬而後祭也再行安神之祭則三虞雖退行亦宜三虞后卒耐當如禮也即行之初再虞退行之三虞皆無不可三獻之義虞是喪祭故勿論同宮異宮朞喪葬前行則必備禮未可比例於忌墓祭而單獻無祝也

曾經假注書者亦去假字於銘旌題玉將作官上恐不必加一假字假字非可書于終事者也此雖小節如其非是斯速改之何待葬后乎

答金幼善 辛卯四月

耐祝恐當并舉顯曾祖妣而古禮及家禮只舉顯曾祖者以男子之主耐於皇祖故也沙翁說恐出於斯義耳

祧主臨埋經由古宅則奉安舉次于舊堂攸芋者所以通幽明之故叶人神之情是不容已者而若至設祭一款無稽也無名也抑情而不踰節禮也任情而不知裁非禮也非禮而祭神其享諸然祧埋死生之大契闊也想像精靈亦應顧戀徊徨於林壑堂室之間而昧然無事則雖是得禮之正或恐不安於情殷



奠單酌用寓無窮之慕恐亦不甚悖理又有祖先往例可以遵述者則不害爲無於禮之禮也三獻而后成祭則一獻無祝只是伸情而止豈祭云乎哉雖則毀宗行禮于舊宅則宗孫恐當主獻未知如何

答金幼善 丙午五月

追後立后者練祥本日祇設殷奠以泄哀待嗣子服喪日行二祥變除撤靈矣近古諸賢據喪服小記祭不爲除喪之文原忌日行練祥如禮再暮入廟以祭與服不同也嗣子變制只當從聞訃日計之哀至之哭不可拘於撤靈與否神主雖已入廟而居廬於中

門之外如不得已當廬墓終喪是爲不易之定論也或拘事勢難於廬墓則在家居廬而設虛位哀至則哭恐宜哀至之哭亦當有節或一日一哭以別於朝夕哭可矣

所后子追服後當計二十七月之期而行禫變除如禮此與并有喪者前喪禫祭過時不舉者不同故也喪中廢禫者不忍以凶服行吉事也嗣子行禫者自可以計月而盡喪期也

答吳景訥 致敏○癸巳臘月

孫與祖同其昭穆故孫祔於祖以與先祖合爲安也



以故凡禮之言耐皆不分適庶親疎詎可以妾孫而廢之哉揆以易牲而耐之文則以卑援尊非可嫌者妾孫耐祖亦當用易牲之禮所耐位稍加饌品恐宜也

禮妾母不世祭故爲壇而耐是爲不可易者而近世祭及于曾玄至或有遞遷者神不饗非禮是欲厚而反薄也祖喪卒哭后固宜卽埋妾高祖母神主而三年后當有改題遞遷之舉則祧埋亦待喪畢已矣吉祭時恐不當并祀妾高祖母吉祭前日告幽當位曰歲次云云玄孫某敢昭告于亡高祖母某貫某氏不

世其祭經有定訓情勝失禮已過數代顯祖考喪期已畢追正之舉宜及此時神主當埋于墓所不勝感愴謹以酒饌百拜告辭尙饗

與蘇伯淵

洙槩○乙未復月

息影窮湖冥心萬緣迺服英眇至于再三歲寒此意彌復鄭重固已銘戢而披心道素於滿江雪月之中尤係風韻畱作山中之故事也問已三宿在旅震良益豈否歸駕已戒啓塗在卽否賓主相將古人比之於魚川泳鳥雲飛高明今日之行庶幾近之洵難再之遇也竊計懷轡踟躕未堪龍門之戀也陽谷文



靖公出處進退各義克正而餘二百年湮滅而不稱  
得序文而始彰當與湛齋并施于後世表章之必待  
今茲者亦顯晦有時而然歟是爲高明異日藉手而  
拜尊先者也爲之贊歎區區者必要尊閣遺集者非  
直以文章之冲真以名節卓犖而畢生遵晦自泯其  
跡也幸惠我全集用副苦衷焉

答蘇伯淵 丁酉復望

瓊翰飄飄有凌雲之想年紀彌邵文章彌豪不識何  
以致此此所以十上忘勞百戰不挫爲悠久無疆之  
徵如淵翁所云爾否世間萬事利害相參而惟讀書

有利而無害惟愛溪山玩風月有利而無害惟凝神  
靜坐體認天理有利而無害是爲至樂亦古人名論  
而高明於此四者靡一不該莫以劉蕡羅倫之窮而  
或沮尙野孫萃之趣必以生順死安無復餘恨爲究  
竟法如何如何令抱三餘藉手計應專篤母教分功  
於功令惟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爲家傳之義諦至  
仰至仰

答沈穉文 奎澤 ○ 丁酉九月

昨者見喻太極圖解精粗本末理無不在愚亦曾以  
精粗本末俱屬陰陽無彼此屬太極謂陰陽之精粗



本末理無不在矣近復思之此解引圖說釋圖體以五行對陰陽陰陽對太極而終言渾融無間之妙故朱先生亦以對待立說其曰五殊二實則分而無餘欠精粗本末則合而無彼此如是看得方契本旨也圖說小註以太極為精本陰陽為粗末蓋自五行而陰陽自陰陽而太極所謂會萬歸一也若泛論理氣之妙合則謂精粗本末理無不到者固也若釋無彼此之義則恐不襯未可以栗沙兩先生未定之論而仍襲其誤未知如何

與沈穉文

丁酉十月

少選旅倏益恣此去兩弓書即黃江漢景源所著皇明陪臣傳也閒靜堂宋公出義例黃公述此編是為天地間有數文字也陪臣之為天王盡節者自開闢以來只見於吾東吾東之所藉手而有辭於天下萬世者賴有是耳即今鶉醉未醒腥臊并御中州士大夫淪胥為夷而不知恥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乎不惟中國乃爾吾邦之人亦熟習見聞以為當然其不化戎者幾希一部陽秋無地可讀世教交喪殆以此也吾黨之士當服膺尤翁成訓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相守勿失扶微陽於積陰之中非可已而得



己者也此傳恐未經盛覽故謹茲供呈幸與聖如同  
閱會得義諦終做 大明遺民不勝其厚望也

答沈穉文

癸卯朔夏

見趙孺文書與賢者有多少講磨云恨不致此身於  
其間與聞新警名理也間被姜靜能左顧見其識解  
淵邃涵養純熟苟無真實積累底功用亦何以與此  
哉可以張吾道於嶺中者賴有穉文與靜能耳咸昌  
南上舍計應慥慥於進修而并世不一識祇當托千  
里神交而已所期望于三賢者崇篤可能會此苦心  
否承喻將遷玉山李公祠字于梅鶴亭傍因祀栗尤

兩先生斯禮也認出於尚德崇賢之至意間已揭虔  
妥靈否栗尤兩賢固宜并享而至若玉山則位次莫  
無與尤翁相礙否以年代則尤翁當處玉山之左以  
位德則玉山不當處尤翁之右玉山配享於栗翁則  
固也於尤翁則不可將何以裁之乎俎豆之事亦未  
之學故靡敢質言耳聞因尊門立嗣一節賢者亦不  
免同室之鬩云間已究竟否愚則因斯事及河西宗  
事亦不理於口禮易致訟從古通患而今也則不辨  
常經正誼惟角勝之是務雖使周孔復作亦夏夏乎  
措舌彌願籠水我耳也



答沈穉文 癸卯 棗秋

未發前氣質性有無之論已從趙孺文知有多少往復可能始參差而卒瀾漫否是爲義理極精微處非言語文字所可形容也賢者亦應有主靜工夫苟能默坐澄神會得未發氣象則自驗氣質之有無何待見叩於人哉蓋靜體之地未嘗無氣氣未用事故理爲之主動用之地未嘗無理發用是氣故氣爲之主因其地頭而有動靜體用之別主理主氣之殊也性固有本然氣質而心亦有本然氣質之分無論性與心氣質皆當言於發後也非謂未發前都無氣質未

發則氣機退伏所以討氣質不襯故曰若無氣然也大抵理弱氣強故必扶弱抑強若陰陽然聖賢千言萬語必要理爲氣主主理者真正門路也體究斯義則自應不費於辭矣凡係各理作題目入思議以積參爲度莫或硬定立論至宜至宜

答金姪希聖 廣淵○戊戌午晦

東漢之季曹操流涎漢鼎偷弄神器孫權割據江南盜竊天位是亦漢賊以故諸葛孔明被操招延而不應與權隣近而不見必待昭烈三顧而後出者以其爲天下義主也苟非然者當枯死窮山豈肯出龍岡



一步哉是故朱子於綱目特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尹起莘發明其義曰與聘莘野訪渭濱越千載如出一轍其獎與至矣雖非朱子之言道得朱子之意也

答金姪希聖 辛丑

箕聖東出朝鮮教民以禮義農作蠶織經畫井田之制設禁八條其略相殺償以命相傷償以穀相盜者男女沒爲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其餘五者無傳焉必應本之以洪範九疇之教而八條乃其設禁者也或有以洪

範五事五紀足其八數者是爲傳會全不近理盖九疇卽治國之大法闕一不得詎可祇取五者而強充八條乎

舅之子曰內從姑之子曰外從不惟爾雅所載亦有朱子定論而今人或喚做舅子曰外從者認以外家兄弟故云爾然母之兄弟謂以內舅則內舅之子豈不爲內從乎女子出嫁者皆外成故稱婿曰外甥孫曰外孫推斯義也姑子之稱以外從可知也

始葬者因地凍未完封莎待陽和追行則當用改葬之禮既告當位并及土神而完役後祇慰安當位而



已告辭在下

歲次云云夫某昭告云云始行襄奉凍日未解未完封涉今將修葺惟靈勿震勿驚謹以酒果云云歲次云云今爲某親云云塚宅未完將加修治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云云

右告土神

歲次云云昭告于某親云云既封既蒞塚宅始完

惟靈永世是寧

右改蒞後

祀土地必書死者之名尊神之義也以子孫而告神則不敢呼父祖之名餘人則不可諱也方營建宅兆而不舉其名則何以知所葬者爲誰人耶

答洪憲卿

翰問○庚子八月

爲後者旣是宗子則當自告公文到家之日先告廟而後舉哀恐宐當遵葬前告由不用酒果之例而用祝板告由不必列書羣位告辭在下

不肖某方爲先府君嗣子告 君命下今將舉哀謹告

先告廟次告几筵然後當舉哀告辭當如告廟而今將舉哀下添哀痛罔極四字恐宜

追後成服者成服日五服亦當相吊而無拜禮五服之人不容不入哭几筵爲其新立喪主有若告喜亦



爲嗣子助哀也

嗣孫入廟當先拜後告告後又拜服用微吉練布白袍帶是已

禮斜文字係是 君命告由時奉安于卓上告訖而戢恐宜

答徐爰玉 瑗輔○己亥陽月

追後立主者亦當追舉祔祭而喪畢既久之後追行祔祭禮所不言然亦不可無祭而徑祔立主後權安于房室祔祭畢并所祔位同時入廟恐宜告祝在下維歲次云云孝曾孫某敢昭告于顯曾祖妣某封

某氏事力不逮先妣某封某氏濟祔之禮過時未

行極爲悲缺喪畢雖久不容終闕將用來日祇薦

祔事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右祖廟告辭

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事

力未逮祔事失時喪畢雖久禮當追行將以來日

濟祔于祖妣某封某氏不勝哀慕謹以酒果用伸

虔告右新主告辭

元配立主追行於繼配未葬之前則追行祔祭當在於繼配卒哭之後而卜日行祔先元配而後繼配是爲得禮繼配祔祭宜在卒哭之明日而既舉元配祔



禮記卷之八  
事則勢將退行卒哭祝未來日躋祔一句語去之恐  
得待到筮日更爲告由爲宜

答洪生

在周○乙未二月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所生母服以庶母者以承父之  
體不敢申私也雖則服總三月中當盡居喪之禮出  
入當服布深衣蔽陽子除服卽受心制服墨筮墨帶  
練布直領以終二十七月之期而卽吉是爲不可易  
者也子之於母情雖無窮禮所不許則情亦不克自  
遂祇伸心喪三年以報生育之恩而已  
承重妾子不可廢四時之祭故不敢伸私親之服禮

只許三月不舉祭此所以因是服總也除服後祭如  
平時而時祭但不受胙以身有心制也

庶子之子父死後不爲妾祖母代服三年者以無重  
之可承也承重者承祖之重也不受祖之重者詎可  
承妾祖母之重乎妾祖母豈有可傳之重乎以故尤  
翁有云凡孫之爲祖父母三年是承重故也今其祖  
母是其祖之妾而已則其孫豈可謂承重而服三年  
乎不惟尤翁成訓乃爾 明陵之世有 朝令申禁  
曷敢有越祗當服本服替已矣喪畢而埋主是爲妾  
母不世祭之義也



禮記集說卷之八十一  
答李百源 寅行○己丑五月

禮有事則告事莫大於死喪曷可不告士喪禮命訃在始死遷尸之後告廟當在是時用親屬替告告辭當云孝玄孫某以某月某日卒逝謹告喪禮從簡只焚香恐宜告廟既不及時則亦宜追告朝祖無告廟之節以有始死之告故也

耐食即指傍親無后及殤喪之班耐者也其曰某親者以主祭者屬稱而云爾也

答沈元仲 曾完○乙未五月

喪服不忍頓除故雖二年而後葬者亦必既耐明月

練又明月祥者爲其異時也古者祥禫同月故退祥於禫月者當上旬舉祥下旬舉禫至若過禫期者不可以無禫而同月即吉也開元所云祥而即吉非謂大祥後即月舉禫乃明祥禫之間靡所禫變也若祥月服吉則是豈所以爲之漸以安孝子之心哉踰月行禫而即吉是爲得正

答李公虞 益永○壬子元月

并有父母喪而一日合窆者三虞卒哭當先重後輕而各設於兩位几筵耐祭亦當各行所謂鋪筵設同几精氣合之義當論於喪畢合櫃之後三年內則雖



喪葬同日當各設靈座各行饋奠也同日而葬者安  
神爲急不出是日而先後舉虞祭祔事則不可并日  
疊設以亡者祖妣之不可一日再祭也

答申季善

光寶 壬辰五月

特贈命下恐當卽日告廟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孝  
子某官某敢昭告于顯考云云顯妣云云顯考純孝  
正學允爲士林所欽慕以至道臣狀籲銓臣 筵白  
特贈通訓大夫司憲府持平顯妣從 贈令人仰荷  
殊恩有此褒贈祇奉 教書摧咽罔極謹以酒果用  
伸虔告謹告

先告廟後改題爲日不同則改題日又當告由告辭  
當云維歲次云云獲蒙 榮贈今將改題神主謹以  
以下上同所設酒果待奉主復位而撤卽所以飲食  
依神也

所云焚黃者卽因中國制書書諸黃紙而焚則無義  
或爲其通幽明之故歟苟其埋主後有貤典則只當  
告墓否則當遵朱先生所行告贈皆於祠堂而今俗  
有焚黃呈辭爲其行於墓所也然設殷事于家廟而  
行之恐爲得禮改題焚黃又不同日則焚黃日當夏  
告由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今茲 恩贈特出常格



祇奉 命書且喜且悲焚黃告榮雖無稽古爰自中國以及 本朝已成常典禮不可廢敬錄以焚哀隕罔極謹以酒饌用伸虔告謹告丘瓊山用三獻禮而此異時忌兩祭恐宜單獻若并奉諸位則出主於正寢而行之祇奉當位則薦于廟中恐得

答田和仲

錫采 乙巳 朔 夏

嶺嶠迢遞無因展覲其異乎曠世者幾希賴有胤玉相守卽貳體而當一面固已慰愉而匪意惠翰又出先施承頌感載非直以恣恣之傳也仍審歎施起居貞姿尤叶頌言貴鄉三洞之勝不獨爲全嶺之名區

每一想像宵次放閑僊僊乎若身世之欲浮直欲理展冥按仍訪桐溪同春諸賢遺躅而不可得已斷殘生無復方軌八達之望矣惟有宗少文撫琴發聲令衆山皆響之想可能盡示三洞奇勝如晦翁五老峯古事否令胤天資近道真心向學固是後生之秀者而歷選并世髦士豈與倫擬不勝其愛好也幸勿責以進取任其所好成就其德業如何有志之士往往被其父兄強迫壞一生於功令賢者豈爲是哉豈爲是哉賤狀頑齒已躋七耄貞疾亦闕四年年病俱極理必無幸而近又添飢委頓床第故亦無以副胤君



請益之至意祇誦朱先生朋誤遠方來之句已矣力疾作書用付其回

答田和仲

戊申六月

承喻以歲年蹉跎莫展良覲爲恨而苟其心期流通不必促膝之爲貴此古人所以托千里神交也兩胤又此擔簪認出於義方之教不勝贊歎顧茲癘病垂死神志消盡無以副請益之至意茫然增愧報教人者第一欲其養成德器其次欲其熟讀經書而兩胤於此二者庶幾收功卽賢者身教之所推也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須大馴致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是爲賢者願之

與俞元仲

敬煥○己酉臘月

朴息庵先生學問名節文章事功靡所不該非直爲本朝相臣之冠冕也旣無適嗣之尸祀又經孽子之被禍門戶顛覆文獻無徵見行遺稿不能十於百千而板本不傳將致湮沒爲士林之所咨嗟者久矣思庵傍孫頤休擔夯重雕之役其意固已真切而又將仰成於完伯令公至蒙跋尾之諾云有足聽聞不勝贊歎往哲文字之不朽永遠者舉賴後賢爲力史漢兩部被凌穉隆評隲唐宋八家爲茅鹿門闡述萬



象森羅入有各之地五音希夷出無聲之境者全藉乎賞音思庵本集卽徐尙書必遠菴完府時所刊行者也徐公是流俗宰相而其象德崇賢乃爾亦可謂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耶况不爲徐公者乎幸以斯義詮達完營必圖所以爲一路倡如何如何斯集行廢有關世教汗隆非可已而得已者也

答李和卿

碩鑪○癸卯梅秋

肅慎古蹟渤海遺事亦有心目之可記者否七寶之遊計不遺勝可能按盡境蘊否三淵先生嘗論七寶品格等一域十餘名山可居第三亦有金剛所未該

始知清淑所鍾不囿於邊裔至比人之生於畢郢諸馮每想像靈境形神超越而自分匏繫無緣了債則當賴高明尋真要作宗少文卧遊可蒙借龍眠示及否朱先生嘗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托黃商伯陳和成摹畫是所望于賢者也

答李伯欽

坡○乙巳棗秋

父母之愛其子子之愛父母皆出於自然而無窮則子之報施豈計歲月而爲之哉喪止於三年者以天運再周非以三年免懷而然耳三年之愛似當統看父母與子而父母之愛其子可但以三年爲度哉此



以子在父母之懷而云爾卽本文於其二字可斷以子之愛父母也三年之內未嘗離懷愛戀接續無所間斷旣長離懷寢久寢失者盛諭說斯義得正也

答李伯欽 丁未

聞將朱書一部入花江蕭寺用卒三餘云堅苦刻厲形神俱定道理有所湊泊分外企羨未易一二言也華陽老子專門朱書道乃大通傳習其心法爛用其名理天經地義於是乎立座下今茲之爲聞華陽之風而作者歎幸將大全語類作爲家計沒身鑽研則天地間萬事萬理皆從此出千萬勉旃是書也如地

負海涵固難理會且名論之初晚在所揀別而近世儒者或硬立一副定見驅率聖哲言語糝點已見往往以朱子攻朱子已是深痼之病而爲斯文之害者有未敢索言也夫道術之分裂久矣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自有不易之公案非人知力所可推移者也苟有至誠求道之志縱有父師之傳授決不可容絲髮私意固必於其間且教習中空蕩到底講究惟是之求乃所以光前啓後之道理而習俗靡靡都是爭心勝氣以公共之義埋作爲私計是非得失初不措意惟主先入之見設爲畦畛莫之或遜世間多少



有志之士坐在此箇窠臼轉動不得枉過平生詎不  
悶絕哉來示縷縷寔出於明理知言而說得真切亦  
可以交須而互資故聊復云爾計應相說而解也  
註朱書者權輿于退溪之節要而又有門人講錄皆  
未成書者也尹鑄譏侮朱子改註中庸半世靡靡不  
知所擇而坐爲所誤亦有作偃而助瀾者尤翁以明  
正學爲闢邪說之本此大全劄疑之所爲作也南荒  
窮溟之中坐無書籍強半是當考未詳而未及再修  
八印之日亦欠整釐不能無多少遺憾平生血願爲  
朱子效忠者應耿耿於泉下也繼尤翁之志而補劄

疑之闕者殆不可勝數後出者尤爲明盡而愚未及  
遍閱靡敢擲及成書得失也讀朱書者當鑽研其義  
理歸趣而已不須切切於名物度數也 明清間說  
經者務新尙奇無所不至訓詁之外又爲訓詁註腳  
之下更添註脚使經傳本文聖賢本旨不得自在詎  
不可悶乎枝葉之繁反掩本實流波之漫易混本源  
吾黨之士所宜識戒也學問思辨固不可已者而自  
有真樂存乎上面必有百原整襟濂溪濯纓底根本  
田地然後可造昭曠之原是爲真面風光也幸體斯  
義益慥慥於周邵玩心之學毋徒役心於古紙堆中



如何如何

答李伯欽

戊申三月

俯索延平問答謹茲奉供此翁爲學專用心於內凡  
遇一事卽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其融釋脫  
落而後已如是積累之多不患道理不貫通卽所云  
灑落處也其他尋常說話罔非親切體認真實持養  
之事且見得大原故不事著述太上立德者固應乃  
爾所以闢紫陽大門庭也有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  
爲法其言極平淡極痛切尤好體會也往哲於此集  
有身世兩忘一意淺求之願豈苟然哉幸亟傳寫一

本畱作心學之義諦焉佔畢齋集并供幸視至焉此  
老立朝與永樂時三楊同歸三楊則不知有建文而  
此老則氣義倣激至述昂義帝文雖不中語默之正  
而亦可驗滿腔熱血也且以成三問忠臣之云誦于  
前席是則辭文清之所未敢云爾者也寒暄一蠹之  
出於門庭者豈無以哉

答李伯欽

呂東萊云惟費氏傳古文易真孔氏遺書在漢諸家  
中最近古至以爲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靜  
堂宋公則云古易之亂始於費直而成於王弼抑以



王弼合彖象文言於經而云爾耶蓋朱子本義從呂氏本用反古經十二篇之舊而永樂大全用王弼本仍合傳義而一之朱呂兩先生復古於千餘年之後者復致混淆明儒蔡復賔本古易大文而卷第舛誤亦不合朱子初本也賢者之一依舊本錄取正文用遂兩先生定訓者恐不可已也胡雙湖父子專門大易至著翼傳亦可見良工苦心而不純用啓蒙本義者卽以見未到而然耳然易與四書差殊雖或有違於傳義未宜斷以吳楚僭王也王輔嗣之易雖宗老莊而弱冠能舉筆箋易道得及此此亦間世英才也

其所謂義苟能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者亦極敏妙又能破互卦納甲飛伏之陋而專於理以談經所謂理未必盡合先王之道然往往見取於程傳者亦豈無所以哉

答李伯欽

奉不祧位者拘五世之嫌遷高祖位于別廟者自有沙溪先生定論故爲舉俗之所取法矣旣得劉歆宗不在世數之論而見許於朱子則是爲可遵也天子諸侯之廟世室不在正數中則私家之有功臣不遷亦猶天子諸侯之有宗有廟則祭之不限多少本無



嫌於僭也金潛谷三世不祧而其家并祭于一廟不  
祧既在四世之外則亦何嫌其多乎五禮儀及大典  
通編亦曰親盡祖爲功臣不遷則代數之外別立一  
室而祭之所謂一室非別廟也卽一龕也劉歆之說  
旣得其正時王之制又不可易當爲公私通行之典  
禮也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